

紀念 文殊菩薩聖誕

# 六祖法寶壇經述旨

金剛乘弟子集資捐印五、〇〇〇冊

佛曆三〇三四年歲次丁亥四月初四日

## 諾那·華藏精舍

台北總舍：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六十三號十四樓（來禮大廈）  
(02)2764-1117 • 2753-2621

●免費助念專線：(02)2763-3733

花蓮分舍：花蓮市商校街二六二號七樓

電話：(03)833-1098

台東分舍：台東市正氣北路二一五巷三號

電話：(089)355-706

高雄分舍：高雄市博愛一路三九一號十二樓

電話：(07)311-2822

台南分舍：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一五八號六樓

電話：(06)289-4000

台中分舍：台中市五權路一之六十七號十三樓

電話：(04)2375-0930

埔里分舍：南投縣埔里鎮中心路四十九號

電話：(049)298-3179 • 299-5721

新竹分舍：新竹市和平路一四二號十二樓

電話：(03)525-3099

紐約分舍：218 Broad Av. Apt#4B Leonia N.J. 07605 U.S.A.

TEL: +1(201)242-1396

丹頓分舍：1523 Highland Park Road., Denton, Tx. 76205 U.S.A.

TEL: +1(940)243-3110

休士頓分舍：880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U.S.A.

TEL: +1(713)502-7167

達拉斯分舍：610 Old Campbell Road #104 Richardson, Texas 75080 U.S.A.  
TEL: +1 (972) 462-1027 手機(助念專線)：+1 (214) 729-6666

馬來西亞沙巴分舍：Lot 19, 1st Floor, Grand Industrial Phase II, Jalan Bundusan,  
Penampang 89580 Kota Kinabalu, Malaysia

多倫多分舍：Suite 602, 3950 14TH Avenue, Markham, Ontario Canada, L3R-0A9  
TEL: +1 (905) 944-9010

印尼泗水分舍：71. Margore To Indah Surabaya Tower Rm No5&6F Indonesia  
TEL: + (62) 31-5453465 FAX: + (62) 31-8437234

洛杉磯分舍：18727 Fielobrook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U.S.A.  
TEL: +1 (626) 964-7989 手機: +1 (626) 512-0452

香港分舍：香港九龍柯士甸道西一號漾日居六座三十八樓A  
TEL: +852-2390-2978

### 諸佛菩薩聖誕



正月初一日	彌勒菩薩聖誕	七月初十日	蓮花生大士聖誕
一月初八日	釋迦佛涅槃日	七月初十日	華藏祖師聖誕
一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聖誕	七月三十日	地藏菩薩聖誕
二月十四日	華藏祖師圓寂日	八月初八日	聖救度佛母聖誕
三月十六日	準提菩薩聖誕	九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出家日
四月初四日	文殊菩薩聖誕	九月三十日	藥師佛聖誕
四月初八日	釋迦佛聖誕	十一月十七日	阿彌陀佛聖誕
五月十五日	諾那祖師聖誕	十一月十七日	阿彌陀佛聖誕
六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成道日	十一月十八日	釋迦佛成道日

## 諾那·華藏精舍

### 全球臨終關懷助念團

#### 免費助念聯絡電話

- 台北：(02) 2763-3733 (日夜24小時升動)  
行動電話：0912-473000
- 高雄：(07) 323-6043 (24小時升動)  
台中：(04) 2375-7995  
行動電話：0921-376997
- 台南：(06) 268-9187 · (06) 289-2253  
埔里：(049) 298-3179  
行動電話：0939-943413
- 台東：行動電話：0937-609109  
花蓮：(03) 832-1751  
新竹：(03) 528-1321  
行動電話：0925-222897
- 基隆：(02) 2763-3733  
行動電話：0912-473000
- 桃園中壢：  
(03) 321-5000 · (03) 4092-092  
行動電話：0921-628973

- 屏東：(08) 732-7273  
行動電話：0982-535866
- 嘉義：(05) 236-9991  
行動電話：0939-008135
- 雲林：(05) 534-7895  
行動電話：0927-238243
- 宜蘭：(03) 933-4319  
行動電話：0935-536938
- 南投：行動電話：0934-348204  
玉里：(038) 980-369  
行動電話：0933-487-070
- 苗栗：(037) 687-333  
行動電話：0925-955722
- 美國洛杉磯：  
陳美甘：+1(626) 964-7989  
手機：+1(626) 512-0452
- 美國達拉斯：  
黃林光：+1(972) 462-1027  
手機：+1(214) 729-6666
- 香港：金宏賢：+852-2390-2978  
手機：+852-9380-7084

圓覺宗  
寧瑪巴 心要偈

念念返聞本寂體，隨遇而安不分別；  
觸目逢緣皆妙用，幻顯幻滅離取捨；  
豎窮三際遍十方，心光圓照寂滅相；  
本寂本照本不動，無修無證無證者；  
三身五智原具足，普賢佛位任運成；  
上與諸佛同慈力，下與有情共悲仰；  
三密如幻救度海，無餘悉歸常寂光；  
無盡法界願示現，無住度生大圓覺。

智敏  
慧華 金剛阿闍黎耶 謹誌於台北總舍

時維 佛曆三〇二六年九月十九日  
公元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  
寶篋印陀羅尼梵字真言

### 一切如來全身舍利咒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傅授

此咒具大威力能滅生死重罪成就淨善功德，至誠禮拜供奉佩帶持誦，不為一切諸病及盜賊怨仇咒咀之所傷害，消障增福富饒吉祥，現生安樂後生淨土，功德無邊不可思議，幸勿污毀不敬至招愆尤至祈。



# 目 錄

壇經序	1
跋	5
大鑑禪師法寶壇經述旨	7
自序品第一	18
般若品第二	53
決疑品第三	80
定慧品第四	96
妙行品第五	106

懺悔品第六

111

機緣品第七

135

頓漸品第八

189

護法品第九

209

付囑品第十

218

六祖大師事略：

250

回機一念：

262



## 壇經序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

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華於靈山會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摩，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闡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舂居士一偈傳衣為六代祖，南遁十餘年，一旦以非風幡動之機觸開印宗正

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韋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自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霑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計其數。悟佛心宗行解相應為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侍最久，盡得無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大震，乃有臨濟、潯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門庭險峻，啟迪英靈衲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遍鑪錘，規模廣大。原其

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即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

惜乎，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於吳中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

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  
春日古筠比丘德異撰

謹按 至元乃中國古代元世祖忽必烈之國號。至元元年即公元一二六四年 至  
元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二二九年。

## 跋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皆大乘圓頓之旨，故目之曰經。其言近旨遠，詞坦義明，誦者各有所獲。明教嵩公常讚云：天機利者得其深，夫機鈍者得其淺。誠哉言也。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

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鋟梓，顯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致斷絕。或曰達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盧祖六葉正傳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經非文字也，達摩單傳直指之旨也。南嶽青原諸大老嘗因是旨以明其心，復以明馬祖、石頭諸子之心，今之禪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旨，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旨而明心見性者耶！問者唯唯，再拜謝曰：予不敏，請併書於經末，以詔來者。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

正法三十二祖  
東土六祖  
大鑑禪師法寶壇經述旨

門人法海錄  
海鹽王驤陸相六述旨

述旨者，述是經之宗旨也。欲正其旨，先正其名。名者，正法世系祖位也。祖位名分定，而天下之學佛者，知所皈於正法矣。世尊以心印傳迦葉，親授為第一代祖，為後世學者定宗旨，正法眼，代代相承，惟此一宗。法法同皈，維此一旨。所謂禪也密也，淨也律也，乃至法相也，無一不依般若而



皈於宗，故名正法。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始來中國，為東土初祖。祖傳二十九祖慧可，可傳三十祖僧璨，璨傳三十一祖道信，信傳三十二祖弘忍，忍傳三十三祖惠能，為東土六祖，即開示此法寶壇經者也。六祖而後，宗風大振，以正信者多，維傳心印。一華五葉，衣鉢不傳。三百餘年，為正法極盛時代。自宋而後，門庭寂寞，取相者多，明宗者少。今則各宗競起，維守本法，不知皈宗，甚至鄙棄宗門，相戒勿學。拈花之旨，宗系流傳，忘之久

矣，是為忘祖。現維臨濟曹洞二宗，尚有坐香門庭，守禪定參話頭，而語錄諸書，尚在流通，宗風賴以不墮。最近十年來，學人以所修太無把鼻，稍知皈宗之要。於是修密者，修淨者，咸趨向於宗下。經典流布日多，壇經其一也。因緣時節，良非偶然。夫宗者，非禪家一門之所私，維由禪為切近易入。既皈宗已，法即無用。禪淨密者，如筏喻矣。古德云：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此言不執於法，非廢法也。今假法以修

真，名固不可廢也。用特標正祖系，使天下知所尊祖。尊祖所以明法，使天下知有正法。關係之巨，不可思議。恐世人有未明三十三祖之世系，或致疑於正法焉，故特正之，以便初學。至宗下微妙之旨，全由自悟，非文字語言之可及。昔有人問：南北頓漸，究有何別？余曰：南為宗，北為禪。南宗直指見性，不論禪定。北宗必先取法乎禪定，然後皈宗。不知不捨於法，法成為教，故不得承宗，即不許承宗。佛法無人情，此其別也，亦述旨之意。

也。

有因者，必得其果。如木有燃燒之因，以火引之，乃得燃燒之果。人既具足佛性，則性所本有，當得明心見性之果矣，何自棄也。經云：一切眾生，本來成佛。出於佛之金口，豈欺我哉。然今未成佛者，恒河沙數，則因緣不同之故。愚者遂疑末世眾生，無成佛之望，不知此乃一時之問題。其中有一佛二佛種善根者，有千萬佛所種善根者，既下其種，無不成果。惜世人所種者，無非惑業，未種

者聖道，是以因緣不契而福德之難成也。幸佛出世，繼之以祖，祖祖相承，只此一法，名曰心法，別無二法。壇經者，所以引眾人之機，直指見性，開般若之用者也。凡機之垂熟者，如木之遇火，一引便著，其有離火稍遠者，亦可熏之使燃，若久浸於水，縱入於火，未必即燃，此因緣之不同。然而平等視之，等無有二，正不必因利根而驕人，鈍根而自棄也。至於因緣之是否相契，可以自問，但若讀之有味，如友人初見之似曾相識者，即不遠矣。

故曰冷暖自知。

壇經流傳一千三百餘年，轉輾傳抄，文字當有錯誤處，若依義不依文，不必住於文字而多所紛爭，但求義理通順而已。況文字乃可思議之物，而所表者，正此不思議之境，此境千聖所不識，權乘菩薩所不知，又豈文字所能闡明者耶。故於經內原文，一仍其舊，而視有不通順處，或於宗旨未盡合處，量予補充，註明於後，以待高明。

六祖本不注重文字，後人記述，又未能盡合祖

意，似係拉雜記載，又非一人手筆，故前後深淺顛倒不一，亦無從改正。今只就文而論，讀者當放眼於文字之外，自得超然之境，合般若之機矣。至於壇經取義，亦含有心田之喻。世尊昔日坐金剛壇，成大菩提。今言壇者亦即金剛臺，不起於坐，即見金剛自性而成佛。讀壇經者，當明此旨，方可與祖意契合。又讀經者，受用各各不同，未見本性，學法無益。否則祖雖開示，我終無由悟入也。仁者於此經，不可閱過即棄，當時時體會，坐心中心法至



數百座後，必可證得三摩他。而於啟用時，練習三摩鉢提，方得此經之妙，且知運用於世法。六祖所言佛法於世間，不離世間覺，真得大機大用矣。

覺者，成佛之始也。由覺而知所返，頓超彼岸，此法為入如來地頓悟法門，而頓入之機，必先有以開啟之。初為引機，引其機之動也，次為啟機，啟發使近，以接於事也，再次為合機，合於機用也，是已明心要者，再次為化機，使機用純熟而得神化也，又次為忘機，此時無所謂機用，若存若

忘矣，至此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更無機用之可說。化機為不可測知，此則無可測知也。然而渾身是機，處處是用，所謂不可思議者是也。

此經註釋，可參閱丁福保居士所註，今但點明其眼目述其旨而已。惟論義無量，豈一孔之見所可闡述，然歸於本來則一也。點明其眼目者，引其機也，讀者悟入，或過於此。佛說圓覺經，謂是十二部經清淨眼目，此經正說眾生自性中之眼目，故清淨不在文字，惟讀者自己覺知，倘不著意於文字而

自見本性清淨之相，別由隻眼而化為千眼，千眼而千手矣，是在讀者。

喜讀此經者，當然另有見地，決不徒取文字，如標指月，所重在月，但亦不能廢指耳。今於原文內分別編列號數，與所註對照，以清眼目，仁者倘明不可說不可取之義，則亦未曾有一字在上，更有何旨可述，是名法眼。

## 自序品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sup>1</sup>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sup>2</sup>大師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sup>3</sup>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出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住居南路，艱辛

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sup>4</sup>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sup>5</sup>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

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sup>6</sup>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sup>7</sup>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

汝更勿言，著槽廠去。<sup>8</sup>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sup>9</sup>自性若迷，福田何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sup>10</sup>火急速去，



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sup>11</sup>見性之人，言下須見，<sup>12</sup>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sup>13</sup>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竟祖即

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二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sup>14</sup>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卻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

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sup>15</sup>門人誦  
偈，皆嘆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  
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  
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  
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竟無上菩  
提，<sup>16</sup>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  
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  
無滯，<sup>17</sup>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

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sup>18</sup>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加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獐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

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sup>19</sup>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

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sup>20</sup>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為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當如是乎。<sup>21</sup>乃問曰：米熟



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  
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  
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惠能言下大悟，<sup>22</sup>一切萬法不離自性，<sup>23</sup>遂啟  
祖言：何期<sup>24</sup>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  
能生萬法。<sup>25</sup>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  
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  
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

鉢。云：汝為第六代祖，<sup>26</sup>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

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sup>27</sup>

祖復曰：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證。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啟曰：向甚處去？祖云：逢

懷則止，遇會則藏。三更領得衣鉢，五祖送至九江驛。祖惠上船，惠能隨即把艫，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sup>28</sup>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矣。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眾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

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眾乃知焉。遂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sup>29</sup>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惠能遂出，坐磐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惠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

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sup>30</sup>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sup>31</sup>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回至嶺下，謂趁眾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眾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明。

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sup>32</sup>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吃肉邊菜。<sup>33</sup>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sup>34</sup>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幡義，一曰風動，一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sup>35</sup>一眾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

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說。<sup>36</sup>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惠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sup>37</sup>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

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惠能薙髮，願事為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sup>38</sup>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



佛，向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1 自古佛佛相傳，以心印心，向其旨者，即名為佛，衣鉢用以表信，全沒交涉也。初祖摩訶迦葉，傳佛心印，直至一花五葉，乃至於今，燈燈相傳，不異一火，火豈有別，是以六祖所說，不異佛說，名之曰經，無多讓也。惜當時門人記錄，義有未盡。六祖開示，應機而施，前後深淺不一，未見性人，如讀公案，欲於文字中求悟，轉又遙遠。此經第三次開講，但述宗旨，讀者還當自悟，果能悟見本來，自得心印，何事多求。倘未明心要，學法何益，求於文字者，反誤根本矣。

2 讀此經之前，第一當明佛之宗旨，即法要也。最上乘人，言下見性，即是成佛。上根人必依於法，如參禪或修密，因而見性成佛。中根人執取於法，不敢直了承當，但植善根於今生，冀得成就於來世，然總以不離心地法，終有出頭之日。下此者，不知佛為何義，成佛為何事，更無論矣。自古佛祖滅度眾生，皆隨機而應。宗下立場，只直捷痛快。點明心要，見即當下見，悟即言下悟，此人如來地頓悟法門之旨也。六祖開口即云，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此四句包括三藏十二部，盡四十九年說法之旨，會者何待拈花，不笑亦已印心。壇經十品，果為誰說耶。

3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此四句，乃全經綱領。三世一切佛一切祖，無不同此一孔出氣。但者，言捨此更無別法也。上兩句言體，第三句言用，直了二字，則證入體用一如。成佛者，證得菩提也。眾生自性本來清淨，只緣情見所覆，失去本來，但用此般若妙心，自可回復本來，然用此心者，總未離法。直了者，並但用此心之法而亦了之也。至了無可了時，諸法空淨，乃證菩提。佛說法四十九年，開無量法門，只說此十六字耳。又菩提即是自性，自性即是菩提，非屬二事。清淨是自性本相。清淨云者，非對待之名。

詞，乃本來面目也。菩提不因清淨而增，煩惱而減，是名清淨，故曰不污染。但有未明本來，不知所以然者，於是乎要修，要證，此是方便法。故曰修證則不無也。但如何而得修證，曰還藉此菩提自性中所發之影象相耳。此名為心，以性中流露之幻心，造諸幻業，今善用此幻心以反見本來，悟見自性，直下承當，明了無餘，即是直了。正直了時，並此直了之心，亦了不可得，此時寂然湛然，非佛而何？且清淨自性中，一塵不染，更有什麼善惡是非成敗佛不佛之二見耶。既影響都無，則但用此心而亦直了之矣。所謂彈指圓成八萬門，其捷如電，其明如鏡，其間更無次第相對等法，始知三大阿僧祇劫諸說，乃因緣之不同而方便說也。

4 夫以指指月，月固與我相對而易見者也。若身在月內，我本是月，從何指示，此非慧眼人不能自悟耳。地前菩薩都是盲目中求道，以但知前面有路而不辨東西也。六祖是再來人，夙世根已成熟，一聞經語，心即開悟。試問所悟者為何事耶？若悟者為經，何以開悟後復又問客，更問從何所來，可知非經而悟自心矣。心與經印，即屬自印。印入菩提清淨本體，常住勿失，如昏晦中舟行大海，得此指南針，不離方寸，終無迷退者是也。

5 六祖少孤而艱難困苦，論出世法是極大福德者。今人欲求生活解決而再學佛，乃必無之事，其迷夢可以止矣。雖然，求道資糧亦不可缺，使無十兩以養母，即難就道，是以布施結緣，預植德本，財法兼施，為真功德也。

6 士何事曰尚志，世事尚當立志，況作佛乎。六祖不求餘物，但求作佛，因地既正，果地自圓，出口便是不凡，惟不免有傲氣，故五祖特意抑之，更反察其意境，不圖六祖之毅然不動也。此時之六祖，所悟未澈，乃境空而心未空，尚住於法也。所云佛性無南北一句，為天下學道者，開此平等法門，頓超一阿僧祇劫。仁人之言，其利普哉。

7 心本無生，豈智慧而可生耶。若改為具字，其義較圓。

8 五祖云：汝更勿言。嗚呼此何事而可言表耶。著槽廠去，此非用功之地乎。踏碓舂米，米還是米，以有穀在，不得不舂。悟則不待舂而已熟也，何待八月。求道之人，處處見道，當如是乎。又學人通病，惟在多言，言為動心之果，肯於未動心前一參，便見本來矣。要知無一處不是用功法，非可教授者也。

9 五祖云，汝等終日只求福田，福田何救。昔讀此文，不覺通體汗下。求福田與了生死，二事相對，正在生死關頭，一進一出，失足成千古恨矣。諸仁求最上

乘法，豈可一誤再誤。又可見當時傳衣鉢之難，早已無一人入得五祖眼也。五祖云：我思汝之見可用。諸仁試看，是什麼見。此見是不是生死，今特又立見，令作一偈者，蓋已預知必有爭端，欲其自己一考問而止之耳。只求福田一語，不幾明說後來衣鉢之爭矣，可痛心也。

10 各作一偈來呈我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此五祖試探各人力量，特以衣法祖位引之，教人上當不小。正逆度法也，亦大慈悲處。由此眾人紛紜莫決，有不敢希祖位者，有心生勝劣恐怖諸見者，總是情見所覆，並偈亦無法作矣，雖五祖一再指引，取自本心般若之性，亦都茫然矣。

11 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即六祖直了成佛之意。大凡已見性人，如人之不自忘其姓名也，雖於顛倒煩亂之時，終不忘失。然人何嘗時時執持自己之名姓乎，如影隨形，未嘗須臾離也。若未見者，雖火速急去，亦不見也，諸仁還見麼。

12 見性者，識自本性也，識自己本性之相貌也。此相貌為不生滅，不污染，不動搖，維能示生滅污染來去諸幻相耳。然終不隨幻相而轉，畢竟清淨。所謂自心常具智慧，不離自性者是也。但智慧因人事而顯，一切處既不離智慧，隨眾作

務，何莫非道，故輪刀上陣時，亦依然不動，是真見性者。

13 眾人不知當仁不讓之義，依賴神秀上座，真是沒出息。以為祖位無分，且有人情作用，不欲與神秀相競，不求再進，是心目中只重一衣鉢耳，生死大事，忘之久矣，哀哉。謂神秀恍惚不安，記者不免過火，但非六祖之慢神秀也，因未明心要之前，充滿人情得失諸見，多所顧忌，自有此等景象，然不足為賢者累也，彼所誤者，有祖位一層引嫌關係，反致手足無措。當悟佛法無人情，惟知生死事大，竭力荷擔無上菩提耳。偈從自性中流出，壞在澄心用意，所以窒礙不通矣。

14 身是菩提樹四句，的是未見性人語，的是死用功人語。諸仁當知其病已偏重在塵埃上，以為破盡無明自然成佛，不知棄本就末，顛倒錯亂，越拂拭幻塵越多，越無辦法，何也？彼認無明為鏡面實有塵垢，不知為鏡中幻影也。即便不認有塵垢，尚執有一幻鏡也。既不識本性，亦未見幻心也，充其量，免墮惡道而已，終不能了生死也，故在門外。

15 北人重實修，故執定有修有得有證，不知菩提自性本自圓成，可內證，不可硬求。神秀執著死修功用，偏於有相，若去惡就善，自是有益，惡道雖可免，生

死仍難了也。不是正法眼藏，去見性尚遙，且彼直認塵埃為實有，無明與菩提，竟是二物，人我相對，何名見性。五祖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僅對盧供奉說，是對神秀說，因此偈無處不是立相，而門人根器，不堪大受，只可如此，令其禮敬。謂得見性者，非謂誦此四句即可見性也，維可由此引之使近耳。至五祖親告神秀語，則不許其見性矣。

16 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此覓字可刪去。菩提本有，非從外得，果何物而可覓耶。

17 一切時中念念自見，此是見性後語，亦痛切用功人語。以念念勿失而不著意，活潑潑地，如不忘自己之姓名，自無所滯。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乃平時保任之法。若未見性，硬生生要表示，必至法縛更堅，累劫不成，況復有不敢妄求祖位之意存也。今念念自見，萬法無滯，諸仁於念念中還見麼。無滯者，言即一切法而不污染也。云何污染，執取不捨也。云何不捨，立我見堅固，無法以解脫也。倘知本來空，則取捨無礙，萬境如如，萬法亦如如，如如則不動不移，是言無滯，如是妙用，即不離一切處，故曰念念自見，以念念不離萬法而能念念無住，即念念無滯，斯是真實無住之相。若稍存一毫見地，即滯於

法，真面遂隱，本性不能自見矣。

18 更作一偈者，乃五祖明以教之矣。意謂更轉一句。將有轉空，便距見性不遠。是以般若妙用，在於無住，無住則超然靈活，變更思想，故令思維也。實則見性一事，豈思維可得，五祖誠不得已也。

19 輕於初學者，心不平等也。世上苦惱顛倒，不出比量高下等見。無上菩提清淨性中，安得有此劣見。故輕人即有我，有我即無量罪。張別駕謂先須度吾，正中此病。豈知各人個個有個獨立至尊無上之佛性，不假絲毫外力，仰山所謂佛亦不立，斯真是大丈夫氣概，大丈夫胸襟。一切眾生，皆如是平等平等。今祖云：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此真語者，實語者，蓋自賤莫如輕人，障自己入道之門，非最賤者乎。且世人不問貴賤賢愚，必有一長不可及。即如終日懶睡者，我亦不如之也，豈可輕之。故法法平等，即無滯礙。善分別者，非不分別貴賤也，以分別而無著也。處處不離自性本體，便合於道矣。

20 六祖四句偈，亦未見性，以見而未澈也。菩提不可方物，而無物不可方，權作明鏡，假名為樹，抑又何妨？其病在本無一物，偏於空矣。後人學之，不覺誤入斷見，不知當就究竟說，根本不能污染，何懼塵埃之可惹，惟對治神秀之執



有，使無前偈反成語病。或當時記者未明祖意，文不合旨，亦未可知。至於菩提作樹，以喻性也，明鏡作臺，以喻心也，心固不有，性則非無，原是非空非有，何得偏言本無一物耶？下句何處惹塵埃，更顯著實，尤乖性體，故未見性，蓋偏空也。言本來無一物，落於斷滅見矣。塵埃原非實體，而今宛在，奈幻有何。前偈執有，後偈偏空，菩提不著一邊，不立中道，於無實無虛中，既不取涅槃，亦不立生死，塵埃不塵埃，都無所計，若澈悟本來，即知塵埃亦不離自性菩提，惹與不惹，只在覺與不覺耳。此偈以對治神秀之偏有，故如此云云，揆六祖意，未必如是。後云第一莫著空，可知其本來矣，故不足為六祖累也。我人就文論義，應知所擇。余前曾作一偈曰：菩提假名樹，明鏡權作臺，本來不污染，說惹亦塵埃。行者當知塵埃用表無明，無明非有實體，世人每執為有，必欲去之務盡，因此用功愈深，離題愈遠。前釋圓覺經時，以無明喻珠中之影，不喻珠上之垢，以影垢非擦可淨。塵垢屬於有相，與珠相對，為是二物。今知無明與菩提不二，體同用異而已。

21 求道之人，當如是乎。言功夫只在不忘本來，非澄空守寂，即為究竟也。腰石舂米時，非修而何。彼執理廢事者，乃成偏空之漸。

22 以何因緣而得開悟，非有定法，何待金剛經哉。初祖西來，傳楞伽心要，乃彼時之因緣也。五百年後，翻為名相之書，如初祖所說，仁者須知，凡讀經文而不歸本性者，皆名相也。自唐而後，以至於今，金剛經盛行，此其因也。其實此經極難解釋，不如圓覺經之易於引入也。五祖所說，斷非依文解義者，必就彼四句偈之病而更正之，說到應無所住一句，始悟體用一如，不以偏空為究竟，遂大悟矣。可見菩提本無樹四句，乃悟後語，非澈悟後語也。

23 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可知自性中，具足一切法，是名法性身。由自性中，起諸幻心，心不可得，則善惡是非成壞煩惱菩提，亦盡不可得，所謂一幻一切幻也。但萬法不出乎真如之本體，則善惡是非成壞煩惱菩提，亦不妨權作為真，所謂一真一切真也。再說幻說真者，均屬於法，諸法空寂，則善惡是非成壞煩惱菩提都屬幻法相對，畢竟同此空寂，所謂平等不二者是也。以本來平等不二，故曰清淨，圓斯義者，即見菩提本相矣。如是觀於世上一切善善惡惡，無一非真如體性矣。無一非菩提矣。更何喜怒哀樂之可立，而又何必不分喜怒哀樂也哉。

24 何期二字，神妙不可言。昔世尊睹明星而嘆曰，奇哉奇哉，即是此意，啟祖五

句，即是親證實相者，以本不生滅，故曰具足，以本自清淨，故無動搖，雖生萬法，生即不生，畢竟不污染，故曰清淨本體，其義既圓，其見斯澈。此段最關緊要，為後世天下人證明眼目，毋再猶豫，神通妙用，莫大於斯矣。

25 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言下大悟，諸仁試看，六祖未大悟前，病在何處，還認得麼。余前云六祖初見五祖時，但識機而未全於用，故不圓淨。蓋無住是體，生心是用，心本不生，生者幻有，本來是無住，不關心之生不生也，既明無住之體，又何礙於一切妙用，是以不生滅中，不動搖中，能生萬法，體用一如，斯名具足。雖生萬法，於本體畢竟絲毫無礙，故曰無動搖，而菩提清淨之本相斯顯。此段妙在本來二字，六祖至此真澈透本來矣。至於神秀四句偈，五祖尚令門人炷香禮敬，何也，重法故也。要知做到如此，已不容易，況真見性乎，此事本驚天動地，任何世間大事業，不能比擬其萬一也。

26 五祖云：若識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為後世天下學道人決定者。今眾人自己無福，或不敢承當，或未証為証，或疑人疑法，都屬顛倒自誤，哀哉。

27 衣鉢至此，即已無用，以心傳心，佛佛如是，捨此即無所謂佛法。第有情者

來，為結勝緣與之下種可耳。然非石田也，不同木石無情，故因地果還生。但不可執著於有情之彼，與能下種之我，以性空而本體無生也。四無字，即叮嚀其勿執著而已。

28 悟了自度。可見悟了後，不是完全無事，正要著力自度，還有一個如喪考妣在，十五載在獵人隊中，無非用此功耳。

29 惠明見衣鉢於石上，何以提掇不動，豈祖有神通耶，莫作如此會，入於邪見。彼爭衣鉢者，不僅在衣鉢也，亦為法也。以衣法既南，則此後北方道場，失此信守，殊難維持，出於不得不爭，然亦明知非可力爭者，今忽見衣鉢於石上，即如見祖矣，頓覺慚愧不安，無復有相爭之念也，況惠明因緣正在此時得大悟，為法而來，不為衣來，實出至誠，故作禮而求開示，即此便是神通矣，蓋威德所感，由佛以至六祖，代代相承，攝受之力，不可思議。此段乃惠明得道之因緣，不關衣鉢，無足奇者。

30 屏息諸緣，勿生一念，正是惠明寂光真境現量顯發之時，聖凡關頭在此，即人畜關頭亦在此，利根人於此中便得個消息去，真妙極不可思議，惟此時往往落於空寂，若不識透本來，便易轉入斷滅。祖又引之曰，不思善，不思惡，正這

個時候，又那個是你的本來面目。那個者，言語道斷而又了了覺知那個者也，那個東西，諸仁還見麼。良久者，正寂靜而得反觀之機也，聰明人迎刃而解，以從前本有根基，本有所悟，至此乃恍然大悟矣。更問即此已是，還更有否。祖云即此便是，更無再密者，汝若返照，密還在汝，即言離此更無別法也。明遂啟曰：雖在黃梅，見而未省，或省而不決，今則冷暖自知。雖知之，亦無可言說，是名正知真知，即此一法，試一參之，人人本可藉此悟入，其如不痛切何，其如因緣何，其如沒出息何。

31 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諸仁試一掩卷思之，惠明與六祖二人，所悟如何。所見如何，還有異否；再一推之，仁者與祖，所悟如何，所見如何，還有異否；再進而推之，與佛相印，還有異否，故未悟前，善自尋參，既見後，竭力承當而護持之，毋再因循客氣以自誤也。

32 凡宏大法，非經魔難不得昌明，因魔與佛，其力均等，魔即菩提，本如來藏性中所變幻，與之相逆，其勢必張，以利在於惑也動也。然不動不變之佛性，亦賴之而証得，故大覺則不動不搖，以利在於明也定也。諺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滅。若見境而惑，先自生魔，外而疑謗，內而擾亂，以及有相之病苦厄難水

火等災，亦由人造。所云不宜述說者，恐因緣未至，逆之而反張其勢也。故魔難不足患，患在先自患耳。又小人常戚戚，戚戚則魔難起矣。天下事無不有一定因緣，多所惱慮，誠無謂也。

33 肉邊菜，菜邊肉，何以異乎。總之著相不得，自己執取此見者，心已蕘矣，何素之可言。此妙在但喫二字，能如六祖之但喫，非不知有肉菜，惟能不計是非肉菜，則亦可矣。世上之毀譽，豈救得我生死哉。雖然，世有因此方便而殺生者矣，我曾有殺的問題一文，用以戒殺，至於食則以蔥蒜為葷，魚肉為腥，菜蔬為蔬，方便隨緣為素。能如六祖之不著於相，乃名真素，此當嚴於克己，莫責於人，毋再紛爭，忘卻自己生死大事也。

34 一日思惟，時當弘法。此時節因緣也。不識時者，徒勞無益也。

35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若非心動，又安知其不是乎。果知動而不動者，則一切清淨，亦不至論義風生矣。

36 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余云指授即虛，見性則實，以不由指授，終無由上道。上道者，未見性前之方便法也，及正見時，全在自悟，非關指授，故曰指授即無。惟論二字，亦即指授之意也，此中十之三賴師，十之七賴己。見性者，自

見之也。禪定解脫，為鈍根人說，為落法故，不見佛故。佛法是無法之法，無法無不法，法既空寂，佛亦不有，本無所縛，用解作麼，既無解縛，論禪定作麼。佛性本是清淨，常無常，善不善，種種二見，都不可得。假立為法，非關佛性，佛性中一切不立，有何瓦礫真金之分。此非六祖所可說明，惟行者自証之耳，故曰惟論見性。

37 四波羅夷罪，名四重禁。依密教有四種罪，一捨正法，可見離心地法即是罪，二捨菩提心，三慳吝勝法，四惱害眾生。又五逆中以擾亂道場，破和合法事為罪最大，行者於如上頓教，有所疑者，即如自縛入獄，不可不戒。

38 六祖受法於黃梅，為第六代祖。乃至為惠明說法印可，惠明奉事為師，復為印宗說法止，尚屬居士身也。以居士身，可以受祖位，則佛法在心不在相，從可知矣。從上二十八祖中，大都以居士身受法。世之未明心要者，難與言至道也。此分六祖自述得法因緣，以夙世善根成熟，得此最大因緣，成此無上福德。然而十八年顛沛流離，藉以養道。我何人斯，豈可不喫辛苦，受魔難，遭謗罵，乃冀妄得便宜，不費氣力而成就乎。若有此劣念，即是自造地獄也。修道人原不必惡衣惡食，但我享之有愧，受之不安。受人恭敬供養而不以正法報

之，此債何時能了，何況又累欠不已乎。六祖表此得法因緣，正為天下後世求道人立宗旨，開法眼，正法不墮，全賴於此。至於神秀大師，為維持門庭起見，勉受同人之推戴，然終不敢自稱六祖，知佛法無人情，切莫以世見論斷也。又識字者，識字之義也，苟明其義，即等於識字矣。毋受六祖之騙也。六祖云：不是惠能自智。然何以他人不能，而祖獨能也，可知靠先聖是無用耳。



##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升座告大眾曰：總淨心念，<sup>1</sup>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sup>2</sup>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sup>3</sup>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sup>4</sup>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sup>5</sup>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

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sup>6</sup>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sup>7</sup>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

空，第一莫著空，<sup>8</sup>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sup>9</sup>日月星宿，山河大他，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sup>10</sup>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

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sup>11</sup>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sup>12</sup>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

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sup>13</sup>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sup>14</sup>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sup>15</sup>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

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sup>16</sup>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sup>17</sup>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sup>18</sup>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sup>19</sup>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

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sup>20</sup>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嘆，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

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  
<sup>21</sup>譬如雨水，不從無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  
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  
卻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  
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sup>22</sup>猶如草木，  
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  
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  
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  
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



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sup>23</sup>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sup>24</sup>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中，有愚

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

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  
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  
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  
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  
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  
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  
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  
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  
佛地。<sup>25</sup>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

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sup>26</sup>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sup>27</sup>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

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  
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  
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sup>28</sup>在別法中，不得傳  
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  
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  
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  
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sup>29</sup>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sup>31</sup>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sup>32</sup>  
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sup>33</sup>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sup>34</sup>  
離道別覓道 <sup>35</sup>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sup>36</sup>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卻非心 37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腳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名世間。  
邪正盡打卻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38



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嘆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1 總淨心念一句，為入佛綱領。捨此無別法，能如是者，名開般若大慧，此品以起般若妙用為主。般若乃掃蕩一切心垢無上利器，今下手第一法，曰總淨心念，直證自性淨土，方名為大，故以摩訶冠之。但念又如何淨法，或曰止念勿起，或曰息心觀淨，此名縛上加縛，終非究竟，為是相對，且立一見故。當知本來清淨，平時已證得寂滅之境，此時一念放下，回復未起念前光景，頓得寂然湛然，般若妙用，盡於斯矣。復云二字，表此時四眾等候良久，令聽者先放

下萬緣，然後一切開示可得而印入也。又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總淨即放下矣。世間第一重要事，無過於成佛，而第一快當事，亦無過於一念成佛。十重鐵鼓，有力者一箭射穿，正剎那間事，如其力未充，則絕對不能假借，無半點人情做作也。前品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此云總淨心念，即是直了辦法。

2 菩提般若之智，豈但佛有，一切世人本自有之，無不具足，亦無差別也。可見前云不是惠能自智，乃六祖自謙語，教為先聖所傳，試問先聖又由何而得，豈亦非自智耶。

3 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此與上文指授即無義，似不相應，既屬本自有之，而仍賴他人者何也，以其迷而不能自悟也。有體不能起用，則方法有不得不指授者矣。又世間難信之法，只在本自有之一語，以世人總不信自己本來是佛，本來可以成佛也。

4 各得智慧，宜改為各開智慧，以係本有而非外來，故不名得，以係本有而未啟發，故名曰開。

5 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然口說亦是心行，惟心行不切實，乃成口說，今並口亦不說，豈非更遠，是以真誠二字，為學佛之根本。

6 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此二語斬金截鐵，正指人人具足佛性，其奈人之不信何，以不信故不痛切，遂不起用，如富人雖有寶藏而不開，與貧人無異。

7 摩訶不僅是大，乃大方廣而恒久圓滿義，非有相物之可喻，不得已而以虛空喻也。

8 第一莫著空，此言著空，即落空見。空見與有見，正復不異其顛倒。此有三病，一者偏空之病，落於坑中，不能自拔；二者自執為是，畢竟不曾空得；三者空見是慧之劣者，亦屬習氣，改此習氣，難於登天，故不先將空義為之透澈開示，但告之曰空，此名毒害慈悲，可殺人慧命於不覺，其慎之哉。

9 萬物色像等等，不離真如自性，言自性能含萬法。大者，非如物之包含也，涵蓋一切，無有邊際耳。若有形相，則相對而立內外邊際。然則色以外，果何物乎？經云是名大身，故知法身為大，其意可知。在諸人性中宜改為起諸自性中。

10 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此乃誤解空定二義。硬壓妄念不起以為究竟，不知壓制仍屬妄念，妄上加妄，安得名定。此惟念念不離自性，明自性本來空寂，心中了了，對境不染不惑，即名為定，外道根本錯誤，在此一點耳。

11 一即一切者。體必具用，一真如體中具足萬行功德莊嚴之用也。一切即一者，用不離體，萬法皆無自性，畢竟空寂，歸於一真也。本來即體即用，無不自在，了之即縱橫無滯，是般若行。

12 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此生字宜作起字，由用顯體，不忘卻本來也。世人每誤解天命二字，外道誤以為性非我有，乃天之所賜，此不明本來故。生字改為起字者，表性中本有，隨緣而起耳。

13 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絕字應改為隱字，生字應改為顯字，以本體勿失。若誤解之，則絕字落斷見，生字落常見矣。壇經記錄，每多語病，幸勿自誤。

14 著境生滅起者，起生滅心，可以作祟也，此名忘本。世人無事生波，處處自縛自礙，安知流通之妙乎。世事無一件不是苦，但無一事不可轉苦為樂，轉樂歸空，而臻極樂。倘知萬法無滯，心常流通，此即因慧得福，名福慧雙修，奈世人福薄，不信此義，不修此行。若一念修行，自身等佛，人生福緣，莫大於此。又眾生同具佛性，本可同得此福緣，乃此則上登佛位，彼則下墮三途，相形之下，大悲心不覺油然而起矣。故執我堅固者，待人必薄，人情涼薄者，必

不了達於人倫之義。對佛對父母對師長，尚無恭敬心，安望其能慈悲於眾生乎。此理不透而欲成佛，正如高小未畢業而欲登博士位也，學佛者何可廢儒，亦何可輕儒。

15 流通二字，不如湛寂為當，以湛寂乃無生滅之體相也，惟此分重於言用。流通二字，言妙用之無往不利也，行者不必死執流通解可耳。

16 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此仍歸到佛性本來。六祖說至此，方才點明，然不怕人嚇壞。余至此，忽有所感，以為佛法之有相儀規，將斷送於不知佛學人之手，而佛之無相真義，將斷送於佛學人之手，以執文字而不解佛義也，或且明知其弊而莫敢與之正也，嗚呼。

17 五蘊非可打破，只要息妄，真心自顯。蓋轉識成智，智亦無非五蘊，本來無智無得，心且不有，智將安立，智既不可得，煩惱在何處乎？心經照見五蘊皆空，但空五蘊，非是屏絕廢除，況照見亦五蘊耶，打破可改為空彼五蘊。

18 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言從一般若之體，起八萬四千智慧之妙用也。不有塵勞，何用般若，可知一多不異，般若與塵勞不二也，生字宜改為起字，下句變字宜改為轉字。

19 若無塵勞，智慧常現，此息妄即真之意，惟兩相比較，不由塵勞，亦難顯智慧耳。

20 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此經功德，無量無邊，原為最上乘大根人說，然後人誤解者不少，甚矣讀經之難也。世人從不肯自承是最上乘人，一病也；世人無不有依賴劣性，以為見性事，可由經而得，二病也；誤認功德無量無邊，係屬金剛經，我若讀而求之，則經之功德，必可轉屬於我，一若產業之可過戶承受也者，三病也；功德二字，世人定欲曲解為有相之物，於是求財求子等事，隨之而起，若有應現者，即歸功於經，不應者，轉生疑謗，四病也；不知功德在實証性空，至如何實証法，此卻全賴自己。金剛經如洪鐘，不能自鳴，以擊而鳴，但金剛經尚不是洪鐘，卻是自性，忘卻反擊自性之法，故而不鳴。金剛經只說擊鐘的法子，看了還須自擊。故第一要認識本來，方不被經誤，然經又何嘗誤人，如病目人不能見光，乃咎無光，故曰大雲覆日，不是無日，白雖不壞，卻有雲覆，必賴風吹以除障。今言有修有得有証者，皆方便說耳。

21 上言說金剛經心開悟解，而此言不假文字，聞者疑之，不知經句是借用法門，觀照還在自己。頓教云者，非教有頓漸也，眾生緣熟，一聞即悟，遂名曰頓，

若心馳於外，累劫不能証入，雖漸亦難有望。不假文字者，不欲向外馳求也，非廢文字也，故經可喻鏡，照見自面蒙垢，總以擦面為主，如見鏡而忘反觀於面，則取文字以自誤矣，然非文字能誤我也。

22 苦旱三年，百物盡枯，忽而逢雨，頓成甘露，但大樹非小雨可救，大雨又非小樹所堪，勢不能兩全。說般若法，小根人聞之，定然驚怖，以先有見存也。故人不可有成見，世事無定義，是非乃假名，申以為是者，乙未必是也，能通達之，則不執取堅固，無住之妙用斯顯。雲覆於日，日無增損，煩惱塵勞，何礙本性，但必悟見本性，本來不能污染，方可通達無餘。

23 常起正見者，本來清淨無染之為正，以慧照力見及於此者為正見，非善惡邪正相對之謂正也。

24 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可見生佛同具此德性而啟妙用。若無塵勞，何用對治，始知萬法本自不有，以緣而有，憑空而有，故知為幻。

25 一悟即至佛地。此等句，切宜認清，要知悟個什麼，如何云悟，不是理解上明白一點，便算開悟，要真實見，時時見。見與不見，自有一種特殊意境，在自覺知，故能實知自己心相者，始登佛位。

26 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此正表法身般若解脫，所謂三點蔓荼羅也。梵文有二十八相，今僅存△伊字。西域有新舊二伊字，舊者三點相離，新者以線貫聯之。天台取舊伊字，表漸教三德，謂法身本有，般若修成，入無餘已，方是解脫，各不相屬。而圓頓教，取新伊字，表三德各不相離，互相攝入。有性修離合之妙，開則為三，合則為一，總成三德秘藏，圓融無礙，顯性修之一體。會生佛以同原，乃不可思議之法門，六祖正表此義，所謂識自本心，即本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合而為一，其妙處，只是但淨本心，明本來不染雜耳。

27 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即上條所述之意。必得先悟，悟後萬法盡通，妙用斯顯，無念只是念而無住，不是不用念，所謂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是名不污染，即是般若三昧。三昧華言正受，即不受也，以無住無著，即而不染，受即不受也，故又名大定，總是活潑潑地，悟得此法，即至佛地。夫復何疑。

28 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者如事佛也。以世人與佛，本來相同，以佛性同，則一切同也，但有不同者，則自限之而自障之也。非同見同行，則



人我對立，決不諒解，以我之故，引彼之惱，疑謗於法，不獨我之罪過，並般若妙用亦昧之矣。言不得傳付者，中人以下，不可與語上也，非其人而傳之，兩無益也。般若以觀機為第一，自己無力，勿急於慈悲，慈悲而無方便，即作孽矣，其慎之哉。又同見同行者，實有魚水相得之樂，雖欲中途生疑起謗，何可得也。又同見者，同此深入一乘，信而不疑也，同行者，決定埋頭實修，向得事證也，否則不能一致。此進彼退而多疑謗，故曰無益。

29 此句及字，恐係乃字之誤。意謂今日口說通相乃說心通耳，心通即見性法也，如日之處於虛空，十方無不圓照，故能破一切邪見而出世。

30 雖在煩惱暗宅中，慧力常存，只是隱而不見。須生二字太呆鈍生硬，可云常存此慧曰。

31 不用可改不著，因邪正本無定義，著即為邪，邪固著不得，正亦不可著也。般若者，乃心之輕靈無著意境，今一用字，太著實矣。

32 起心即是妄句，擬改為心迷即成妄。以見性人，起心未必即妄也，不見性人，雖不起心，妄仍在也，遇緣即發矣。若誤解之，必止念勿起，反成病矣，故常覺照不迷，隨起隨寂，湛然不動，此是菩提自性清淨之相。

33 一切盡不妨者，非謂一切無妨，可放縱之也。於善惡是非，心自平等，不存二見也。

34 各字可改本字，言本來不相妨惱，較為有力。

35 道者性也，即見性之法也。

36 行正即是道，言無心即是道也。心果無著，即名為正，此等處，世人每誤以為邪正之正，此是善惡相對之法，非正道也。

37 若見他人非以下六句，文義未順。意謂若見他人過處，即是自己之非，以所見左也。故他人雖非，而我終不可非之也。我若非之，我自自過也，但能去卻非他之心，心自空寂，煩惱自除矣。

38 此四句正表出世與入世不二之義，心無入世出世之分也。心有煩惱顛倒，所以建立世間，若欲出世者，仍必從煩惱中出也。苟無煩惱，佛法亦無所用之矣，亦無可練之資矣。愚人必強分為二，不知世上一切，無一處不是佛法，以無一件能離性分中事，同一法也。住則煩惱，名曰入世，不住則無罣礙，名曰出世，知此義者曰覺，覺則出世，不知者曰迷，迷乃入世。是以同一見也，正者名出世，蓋依於智而正合清淨覺性者也，邪者名世間，以依識而隨世情以顛倒

者也。故真出世者，在其境而不在外表，心意超然，非人可測，且又剎那間事，所謂言下見性成佛者是也。此分宗旨，在明有情眾生，無一不是般若智慧，非六祖個人所獨具。至於般若妙用，即是心用，心無世出世之分，而事有究竟與不究竟之別。究竟者，必於不究竟中反顯也，世法無非依於識，若以智轉之，即出世矣，其妙處在總淨心念一句，但只放下即得，正不必再轉識成智而多事也。夫識智非二也，初為分識分智，眾生也，再為轉識成智，一乘也，次為即識即智，菩薩也，終為非識非智，佛也，然皆幻心之起滅耳。

### 決疑品第三

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向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

之言，武帝心邪，<sup>2</sup>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sup>3</sup>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

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sup>4</sup>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sup>5</sup>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sup>6</sup>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

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sup>8</sup>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

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sup>9</sup>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sup>10</sup>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sup>11</sup>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



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  
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  
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  
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  
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瞋是地  
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  
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  
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  
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

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sup>12</sup>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眾，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眾惡無喧。  
若能鑽木取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日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13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眾人且散，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卻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1 決疑者，有所疑而求決定也，所疑者果何事乎，此宗旨之必先決定者也。又疑者，必先有所見而後起疑，乃在已修而有所得之時，自己不能決，遂請決定，故非精進，則疑不能啟，無從開口，是以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此疑之美者也。又疑為六大煩惱之一，乃世俗情見之盲疑，客氣用事之誤也，佛菩薩度世，只是為人決定去疑，以眾生煩惱，疑為一切苦之因，不獨疑人，抑且自疑，至見性已，則能斷惑證真，更可為他人決疑矣。況理事不二，理可以輔事之不足。理決於因，事證於果，人未到澈了時，遇事不能自決，終不得稱為明悟。此分為定達摩大師宗旨，破疑有三，一者取有相功德，二者有依賴性，不

知自決，三者未明心力之勝，遂忘見取自性，直成佛道之理，層層開釋，破其疑而引之入門也。

2 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邪字應作迷字，迷於有相，以功德為福，正是大迷信。六祖論功德一段，完全引入心地，今為中下根人，只可如此說，若真見性人，性空即是功德，功德二字，亦屬假名，實不可得，故曰實無功德。若說無功德，則造寺度僧，布施設齋，皆自法性之所建立，又未嘗不是功德，功德不功德，只在覺不覺，覺則一切處盡是功德，以有無兩不著也，迷則雖具一切功行，仍非功德，以偏執有相而未達究竟也。執有相之最堅固者曰有我，有我則將驕於人矣，我人四相既立，又安名功德哉。故最後結論曰，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然亦非離布施供養而可成也，福德與功德，名別而體不異，在我識不識耳。

3 功德意義，六祖已詳明之矣，茲再補充之曰：不著空是功，以能立善巧諸法也，經云修一切善法者，此意也。不著有是德，以德性原本空寂，了無可得，是其本相，所謂福德性者，非福德相可與比也。造寺度僧等事業，正福德相耳，倘外不廢一切度生事業，內不立度生之見，兩皆不著，則功德莊嚴矣。正

不必執理以奪事，亦不必執事以忘本來耳。又德非功不顯，功非德不全，無德者，功而非功，如今之作外功者，不由自性般若中起用，往往為德不卒，故瞋念不斷，善惡之見太深，平等性智，莫由啟發。重果而不重因，事終不能澈底，或竟始善而終惡，欲求出世，豈不難哉。

4 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二句內。性與身二字，應調換方合，以功施於外而德在內也，修身為對人，而修性則律己也。

5 世尊說西方十萬億佛土，本是方便，並無實定數量，謂六祖不明教相，遂若有誤，其實不二，以言兩地相距，自有十萬億，而心則剎那無遠近也。又十萬億佛土者，不僅指一方言也，對十方無不如是圓遍普照，由一門攝普門，不可再執事相矣。身中十惡八邪，應改身為心字，方合。

6 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此二語，智者見之，自無問題，愚人定起紛爭，或多驚怖，或厭惡禪宗，反造謗法之罪，甚無謂也。今不得已再伸論之。淨土法者，佛法方便中之一法也，人到娑婆苦極之時，絕無可戀，必使有一安心歸納之處，如韋題希者，一也。在未法時，學人根既不利，於般若性亦不近，勢難人人入於禪定，則不如導歸西方，有得果位之望，二也。為最上乘

者，說十方淨土之義，入成就門，開妙觀察智，法法平等，同證毘盧性海，三也。佛法雖以方便為究竟，但斷無特開此迷人法門之理，可知淨土自淨土，迷人自迷人，迷人學禪，未必不迷，悟人修淨，豈有淨見，讀者切莫把祖意看錯，只因迷人不肯念佛，但知求佛，性存依賴，不知淨心，枉自顛倒，全失淨土宗旨，若悟人自淨其心，斯是真正淨土矣。今之修淨土者，非不知此義，惟太偏重持名，以為十念即可往生，適為懶性貪省事者，開方便門，甚可惜也。故宜竭力提倡三密之法，用資補救。蓮池大師於禪觀夢寐之際，念念不離彌陀，斯正禪淨不分者也，又何疑乎。又說般若法者，義無不圓，法無不周，使六祖果以生西為迷人事業，則又何必更說移西方如剎那，自前便見乎。余昔傳示往生西方之法，先令其人自觀有相之身在何處，白坐在椅內，其小焉尚不出椅子之外，此維有相，小納於大，不足論矣。今再令觀，我念一動，此現前道場，即在我之念中，為大納於小。再推之，一念間，天津之大，亦包羅入念矣。再推而廣之，所謂中國也，世界也，日月星辰也，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無不一一包羅在我性海之中，如是無量數之三千世界，我亦一一容納之，皆不離我之性海，於是西方極樂世界，亦在我念中，正如太倉之一粟耳。然則我與

西方，不是相對而為互攝，我中有彼，彼中有我，又如何而可言相對也。若言相對，則是二物，有彼此，有來去，有遠近，有往生不往生矣。今此說既不能成立，則知往生者，乃一時之權宜與假名，若我一念動，西方既現，關係頓生，是名往生，故生西正剎那間事。普賢行願品中已言之，惟此願王耳。始知心行為主，念之至切，油然而口誦矣。持名者，心持之果也，心有影像而生關係，則不生而自生，不往而自往矣。但有時因人事念切而中斷，或全放棄，故非念念不可，念茲在茲，久久打成一片，如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此為緣熟，緣熟必至果熟，不必再作觀而永永如是矣。但此法之先，必加以坐香念佛法，具於彌陀經分段正義一書後。以心中密法第四印，同此導歸極樂，無有彼此，而般若宗更無分庭之劣見，是以經內小註，即予刪除，以免紛爭也。

7 西方人造罪上，應加設或二字，因西方乃成就地，永不退轉，何得有惡。六祖以理為喻，不是死說，因世人每執著必先生淨土而後本性可淨，一若自性之穢淨，賴佛土而轉，不知心淨為因，往生為果，只此一錯，因果顛倒，遂不可道理計矣。又云，帶業往生者，則西方人亦未必無愆，只是西方無惡緣，不能成就惡業耳。



8 不識身中淨土句。身中二字，應改為自性淨土，外道誤以身中有淨土，遂落邪見，彼一誤於淨土為實有一物，二誤於身中另有此一物，成取相之果，造就地獄種性，可嘆也。

9 何須更願往生句。應改為此願即可往生。經云：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一若字，即理事雙融，六祖之本意在此。

10 剎那間目前便見西方句。肯深信者，能有幾人，此段實是生西第一妙訣，貴在心行，故信為功德母。

11 心是地，性是王。係記者之誤。因性屬不動地，權以心王為主。心屬生滅，主可易而國土不變易也。身屬工具，心屬法用，工具若壞，本體仍不變動，只是法用難起。然幻心仍隨本體，惟不可取相以見耳，若取相為實，見生則落常見，死亡則相滅，遂又落於斷見，皆非親見本體實相者也。此等處最易因文字而迷誤，倘再繆執之，更以誤人矣。

12 出家者斷煩惱也，豈在形式，斷煩惱已，方具威儀，現比丘相，為方便以度眾也。若執取外相，以出家為勝，在家為劣，忘卻修行，此乃世俗下劣之見。至於清淨煩惱，是一乘分別，入山惟恐其不深者，二見之未除也。六祖以優婆塞

而登祖位，十八年養道，並未先具威儀，為道心切，正無暇及此細節，至機緣已熟，無可不可。願仁者速注重生死大事，莫把好光陰，空擲於無謂諍論中也。

13 偈文辭意略為更正，如心平正是持戒，行直何異修禪，非廢戒而不持也，戒者，戒惡業也。以心不均平，遂起紛爭。貪為盜之因，瞋為殺之因，癡為淫之因，皆大妄也。昏迷不異酒醉也。反之，心平即肯捨，捨則不取，不取則無爭，一切惡業不起，即無戒可說矣。是非曲直之直，乃坦白無染義也。倘離分別，即無污染，此名禪定，二而一也。恩義讓忍，全是做人道理。在家修持之不二法，就在日用常行處饒益，不是施錢買來。天堂二字，如改作西方，則與前文呼應。菩提只在心覓句，應改為菩提證於自性，內證功夫，竟要如鑽木取火一樣，則淤泥之惡世，正紅蓮發生之地。上言但心清淨者，言除此一法無二法也。又此無相頌，妙在平常，卻又難在平常。孝養父母，尊卑和睦等等，全是修行根本，要日用處常行饒益，不從此等處入手，更無辦法。故求出世，必先盡世法，此法門，乃盡世法無上妙訣，亦即出世法之無上捷徑也。況超然出世之大智慧，應何等圓融自在，今僅一東方西方，已紛擾不清，欲求出世，不

亦難乎。又云：法不相待，此明告世人不可有待心。待心者，因循之別名也。要此生決定，做到毫無疑義。聽說二字，擬改為決定，以合直下承當之旨。

## 定慧品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sup>1</sup>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爭，<sup>2</sup>若爭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

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師示眾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sup>3</sup>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飭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

情，卻是障道因緣。

師示眾云：善知識，道須通流，<sup>4</sup>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眾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sup>5</sup>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

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sup>6</sup>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sup>7</sup>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則法體清淨，此是

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sup>9</sup>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指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sup>10</sup>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



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sup>11</sup>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sup>12</sup>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1 定慧一體至定慧等學。此分簡明透澈，世人每分定慧為二，遂有多少之分，此爭之所由起也，但真見性人，說一說二，均無不可。六祖以燈與光為喻，白名雖有二，體本同一，其意可知。

2 定慧二義一體不二者，如能力，能為表於事，其可見者也，力含於能之內，不可見者也，能為慧力為定，是一非二。我人修法時，先證三摩他得定也，而足以養慧。下座時施於人事，起三摩鉢提，開慧也，而足以練定，是名定慧交資，故知是一。又心不惑曰定，知一切是幻而能不惑曰慧，可知定中有慧，慧即有定，故知非二。今言慧多定少，或曰定過於慧，皆方便說，非究竟義也。祖云：定慧等學，乃證後語，非初學者所知，況諍由疑而起，疑由未證而來，是以一切法貴在自悟，不由悟心入手，難以解決耳。

3 一行三昧者，定慧等持之功也，非可言說，可言說者，即非三昧矣。昔某誤以不辨穢淨為無分別智者，此與無情木石何異，故迷執即可成顛。一行者，言一切處無不如是也。隨處定慧交資，打成一片，即是一行三昧。

4 心不住法，道即通流。此二句，望諸仁終身服膺，然莫被服膺二字又法縛了也。試於不輕不重間護念之，此便是道，便是通流。又論本體，實無能住者，以自性中本無一法可得，一切善惡好醜，境與心，都屬幻影，雖是習氣，畢竟污染不得，繫縛不得，是以惡人無有變不好。發大心人，無不成佛者。又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可執成顛，此名作病，以心住於法也。凡不明心要，欲於坐

禪中死求定相，最易中病，越用功，心越呆，不知所化，轉失般若靈機妙用。昔有馬祖坐禪求定，冀可成佛，南嶽大師磨磚成鏡以喻之，患其執取事相，不啟大機大用也。是以下手先令息妄，親見寂滅真如之實相。心本不有，何心可看，原本清淨，觀即不淨，以此為功，便立人我。不動不起，何異壓制，故皆不取。倘直下見性，頓得圓成，習氣業障，剎那間都無影響，就此念念勿失，打成一片，必如水之流通，或方或圓，或動或靜，隨器而轉，水之本性，終無變易，故云無滯，無滯則無一處不如是，故曰一行，雖處一切境而終無所受，故曰正受，此言三昧。總之法是借用，故無定法；是活用，故無不變，其主在我，此即流通之相也。

5 人性自有利鈍句。應云人有利鈍，不必指性，以性無善惡，本不污染，何來利鈍。利鈍者，習氣解脫之不同耳。如心習於文字而疏於農事，則讀書為利，耕種為鈍矣。九法界自菩薩至地獄，佛性平等不二，以因緣不同，遂有賢愚利鈍之別，執取此說者，必自以為無佛性，永無成佛之希望，豈不殆哉。

6 無念無相無住者，三而一也，以有念即立相，無相即不住。第對初學人，只可分晰言之。在未會通之前，要必指示其辦法。雖然，此在自悟，豈可教授哉。

法性根本不能污染，故曰清淨法體，此貴在眼正，認得清，識得透，縱使一時迷惘，畢竟污染不得，非必以不起念不見相，為無住而名清淨也。識得本來，如人之一時迷醉，醒即來復，無增損也。不識本來，如凡夫雖不顛倒，終究是糊塗也。璞玉未雕，敢云非玉，只不能用耳。故以大覺為貴，自悟為尊，覺則對境自然解脫，心無繫縛，法見頓空，無念無相無住之妙用，一體完成矣。且法見雖空，而法性常存，念念明覺，不入斷滅，此自在解脫之大聖人也，故曰善能分別，於第一義而不動。第一義者，寂然不動之本體也。雖入比量，仍歸現量耳。

7 心不染曰無念，言不染者，非無色無影之謂也。如色染紙，不能再去，是名曰染。若色染於水晶玻璃上，染時原非無，洗之則不有。但心又不同，非紙與水晶玻璃可比也。合境成影，此影畢竟是幻，以智慧解之，本來不染，故念而無念，有即不有，此名無念。倘作有無解，自錯猶可，更勸他人，則地獄有分，其慎之哉。人之本性四字，夾在中間，上下文氣反不順，或可刪去。但又可云：無住者，人之本性也。言無住即是本性之相也，下再言無住之法，較為明白。

8 世事煩惱，盡由取實。果知一切本空，心不對酬矣。心既不起，法依何立。外相者，外魔也。心法者，內魔也。論者罪及於外相，以為外物不誘，心不動搖，遂以摒絕外緣為究竟。此二乘之劣見也。外相本來如是，形形總總，何礙於我，乃我自心攀緣，妄起分別，於物何尤。聖凡之別，中間只欠一主人公耳。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二句可刪，或改為入於斷滅句。因文既不順，義亦未顯，倘遇誤解，便以為死即斷滅矣。去之於文亦無礙耳。

9 此節自迷不見又謗佛經下，意似未盡，讀者自己領會可也。

10 自性本無一法可得。本下可加一空字，言本空故無一法可得。

11 念者念真如本性，可加三字，云念者，念念不離真如本性，方合宗旨。以念真如本性，是念為能念，真如為所念，能所相對，若分為二，非清淨本體矣。要念念而不著念念，即是真如實相，常常不離也。是為體，而念為用矣。與下文方合。

12 不染萬境者，言雖接萬境而起見聞，終不污染也。以性本無雜無壞，常不動故，此所以名真性也。真者不生不滅，不同於幻境幻心之有生滅而虛妄也。故曰實相，又曰真如，又曰第一義諦。

## 妙行品第五

師示眾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sup>1</sup>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卻生淨妄，<sup>2</sup>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

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sup>3</sup>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sup>4</sup>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菩薩戒

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sup>5</sup>

1 行而曰妙，其圓可知。圓者，圓於心也，心能通達，行自無滯，體用同圓，斯即名妙。眾生與佛，一切相同，而獨不妙者，則自障之也。但既云自障，應可自通，障為眾生，通即成佛，只一間耳。未修人不知有障，已修人知而執取，執取者，非同世人之貪取也，乃厭惡之也，厭惡亦執取也，以厭惡故存一喜淨之心，此淨即成為妄。淨妄二字甚奇，初修人安得不驚怖而疑之，要知此乃極究竟處，非明本來，斷不能圓通其義也。心不可得，性若虛空，此中不著妄亦不著淨。如珠鑒照，漢來漢現，胡來胡現，然只一現耳，終不留影而礙及珠體也。人事紛紜，行行無礙，善惡是非，不是不知，應付隨緣，心無罣礙，此名不見，亦名不動，當下謂之坐，寂然名為禪。此品以妙行為名，乃一相三昧體中，起一行三昧之用耳。此二三昧，下再詳釋之。

2 第一品言但用此心，此品正釋用心之妙，當參一妙字，云何名妙，云何方妙，



悟解妙義，即屬妙行。妙者圓通也，惟通斯圓，惟圓斯妙，苟有半點著，即屬礙而不通。此品妙在淨妄淨縛等字，劣慧卻要生疑，不知妄無處所，淨亦安有處所，妄無形相，淨亦安有形相，著者是妄，即著淨亦妄也，此四字斬金截鐵，痛快淋漓。蓋著則不管是淨是妄，都屬於妄。初用功人，原不可不帶幾分專心，而專心與執著不同，如舟人行舟引縴，不是不著，不是不動，到即放下，舟到盡頭，雖欲不放下，亦不可得矣。故知在在處處，皆屬妙行，可以悟道。知心如幻下，若再加此知亦幻四字，其義較圓，以本淨是妙體，不著是妙用，體用兩不著，淨妄都不立，亦不是不動，不動者不廢一切而無住也。不即不離，乃名曰妙，又云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此一段應改云：雖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卻不立是非善惡過患等見，自性仍是不動，較為清晰，以不見二字，世人每誤作為不見不聞解，易落斷滅，是以見仍是見，維見而心不執取我見耳，過影不留，不是無影，隨見隨空，法自圓淨，斯名正見妙行。

3 道者，非道理之謂也，本也，體也，性也。凡未見道者，觀其多諍，即知之矣，應自凜覺矣。所謂不立文字者，以一切皆屬分外事，徒障道眼，故不取

也。今正論道時，當如醫家論病配藥，用過即捨，斯與道合，會麼。

4 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證自性不動名為禪。見境而動，與見境而不起，同一邊見，此不起云者，動靜不二，都無所染之謂也。坐者，言即如是也，切不可再加言說分別，稍著則坐又變為如何而起矣。內見之見字，最難形容，謂眼見耶，慧見耶，說見已是動矣。謂不見耶，或無所見耶，說不見則又已動矣。此見字如改為證字，較為活泛。然有可言說，已非第一義諦，是在自證有力，真到無著無住之境，於念念中自見清淨自性，自成佛道。

5 著力在四個自字，可知求佛無益也。

### 懺悔品第六<sup>1</sup>

時大師見廣韶泊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陞座告眾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sup>2</sup>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眾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

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sup>3</sup>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sup>4</sup>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sup>5</sup>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熏，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sup>6</sup>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

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

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罪既不滅，後過又生，前罪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法門無盡誓願學，自心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

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心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心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

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sup>9</sup>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  
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  
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若修此行，  
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然  
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卻成  
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  
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  
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  
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

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sup>10</sup>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性中有三身佛，<sup>11</sup>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sup>12</sup>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

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心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

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見自己過、<sup>13</sup>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

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sup>14</sup>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

舍。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15

吾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sup>16</sup>

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卽對面千里。<sup>17</sup>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sup>1</sup>懺悔之義，聖凡一體，只是當下淨了，無二法也，故非甲之懺悔，有異於乙，

而丙丁又不同也。惟因緣不同，法遂有別，有不能當時淨者，有懺而不悔者，蓋習氣深厚，故有此病。眾生懺悔，每一次一念，轉眼即忘，菩薩念念懺悔，而念念中，非定取有罪可懺可悔，惟自淨其意如虛空，不知何者是罪，何者懺悔，能所兩忘，超然物外耳，是真廣大圓融之懺悔法也。眾生亦只要如此，便與佛不二。奈劣根人，自信不過，一曝百寒，其效太微，必當有以範之，定作日課，方有把持，此六祖所以定懺悔法也。懺者，懺過去罪惡，知其性空，一覺可以頓了，而其患在後念復起，故必悔。悔者，止未來之惡，使勿再起也，倘不常悔，則一時之懺何用乎。日日不悔，勢必日日懺，等同其具文矣，此見性後之保持法。若初學人之懺悔，至屬苦事，如居於煙焰中，以扇扇之，稍一停扇，又迷其目，故必見性後，得真懺之法，常自見其過患，而悔始有辦法也。所言過患者，非定指有何種罪惡也，即心未空也，心未空者，為一切罪惡之緣起，如星星之火不滅，隨時可以燎原也。沉懺悔乃用功法門，入正修行路。未見性者，尚談不到真懺悔，只學懺悔之事相，轉眼頓忘，最可憐憫耳。茲將懺悔業障之法，附示於後。夫除塵垢者，必先見塵垢，始可以言掃除，然則不見業障，又將何以懺悔乎。何謂業，又何謂障，不可不先明也，業者，心



數數起之法也。此法不論善與惡，或為無記，凡足以障我成佛之路者，概名業障。此全是性分上所起之幻影，故曰幻心，幻心即是業，能不住於相，照見為空，歸於寂滅之本相，即不成障。否則流入於惡，為無明，為煩惱，為罪惡矣，而善業之不究竟者，亦終必入惡而成障，是以心地未明以前，舉心動念，無不是惡，無不是障，明心而後，則知一切是幻心所化。心既無有體相，則諸業亦無體相，一覺頓空，此便是至淨至捷之懺悔法也。懺指過去，過去如夢，一覺便醒，並無別法，此對於果地言也。悔指未來，言未來諸惡，皆能預覺，苟一不慎，必致後悔不已，故曰悔，此對於因地言也。愚人於罪惡認為實有，以為雖經懺悔而轉念又至，即數數懺悔，亦難清除，不知舊時之業，因數數而成，成之於習，今亦必數數而化，化除其習，由大而小，由小而空，使之無力，但用一悔字足矣。彼以見理未澈，遂有此病，當明根本不可得，我此數數之幻習，既無形而幻生，亦必無形而化除之，偏能於一念未起前薦起，則頓見空寂，是名真懺悔。觀普賢行願品中，於悔法則特示辦法，曰後不復造，獨於懺法則不提一字，僅云惡業而有體相者，十方虛空，不能容受云云，可見懺法，全在覺知，不認其為實有，此便是無上懺法也，全在我之一覺。此理至

淺，人每忽之，由於平日用功不痛切，未追求其究竟耳。

2 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此事者，何事乎？即一大事因緣也，除此一事，更無別事。求了生死之法，在念念自淨其心，而淨心之法，不外斷卻前念，前念者，一切情見分別也，眾生情見未除，念念相續，總不離三毒，如一轉念，前念頓斷，然而習氣所染，根深蒂固，業力太強，剎那間如何放得下，自問亦放心不下，以為罪業根深，何可頓除，故未見本性者，此關不破，淨心實下容易，不得不以持戒為始。下根人，先教以懺悔，謂一懺則前罪都消，一句彌陀，可以頓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先使其放心，然後再說悔法，悔其後過，則前罪已滅，後罪不起，其心自淨，所謂須從自性中起者是也。於上根人，則為之決定，白罪福性空，無罪可懺，以性本清淨故，幻心何時滅，幻罪即何時空，而性本空寂，仍須從自性中下手。人無利鈍，懺悔則一，法門無量，歸元則一。五分法身香者，開示以放心之路也，此香非木非火非煙，亦戒亦定亦慧，香果何屬，則行者自性耳，於佛何關，於祖何干。五種香最後歸到知見，此般若知見也，非般若不能證菩提，而得解脫。內薰者，除其久習也，所言無相懺悔者，非懺悔之無相也，原本罪即無相，懺前悔後，畢竟不可得，惟此不放心，

便成罪惡，愚人迷為實有，必隨口自道，由大師介紹保證，然後放心承認，是以發心承當為第一要事，亦第一難事。

3 自在無礙下，加體自清淨句，以醒眼目。

4 佛理二字，改為妙用。

5 直至菩提真性不易二句，改並為直印菩提真性一句，方合解脫知見之義，以真性本來不變易也。此五分香，先言戒香，戒者，禁止，止其惡也，初學者，先止其粗分之惡，如殺盜淫妄四罪，定為厲禁，又恐酒為之媒，亦並戒除，而酒非本惡也，此救於果者多，是為戒相。至大乘法則更嚴密，不戒於形，而戒於心，以心淨為主，心不淨者，即名失戒，此貴乎自決自省，不必以形相為則而能自範者也，此救於因地。真修行人，處處不離乎戒，前為救已燃之火，勿使其復燃，此為防未來之火，勿使下種而肇焚如，當隨自己地位而審察之，自問見財色而貪念仍熾，或聞名而色喜心動者，已涉險道惡地，烏可不戒，故無定法也。次言定香，定之義廣矣，世人往往誤以木石不動之為定，不見不聞之為定，能壓制勿動之為定，長坐守竅，不食不臥之為定，奸者用此法以惑眾，愚者因此法以成顛，不知殺害多少慧命，其罪尚可問哉。須知眾生苦惱，都緣心

惑，惑則不能自覺，意隨物轉而不定矣。所謂定者，心不惑不動之謂也，富貴能不淫，貧賤能不移，威武能不屈，此定也。心空無染，隨境不移，內空我見，外離諸相，法法平等，妙用自在，此正定也。此定本人人可以做到，只是太短，剎那即又動搖，是有定之體，而未啟定之用者也；故終日是佛而不佛者，眾生也；見境制止，守定勿移，厭煩取靜者，二乘也；能自覺者，菩薩也；境來隨應，體自不動，無亂無定，活潑自如者，佛也。定從心，不從相，定無動靜，不變者為定，如水，濕是水之體，為茶，為湯，為酒，為藥，變化萬千，濕性終不變易，此為定，是靜時定，亂時亦定也，以體勿失也，斯為大定，人苦不自知耳。知定義之正者，時時勿忘此本位，不因境而易，斯可以大定矣。再次言慧香，慧者，幻化心之妙者也，與平常心無異，佛亦只平常心耳。眾生離本來既久，遂視平常為非常，如父之言慈，子之言孝，有何足怪，能通達一切，自在應付，體不動搖者為大慧，世有八萬四千種習性，我有八萬四千種之應付，其權度在我，因應咸宜，心不住相，此為慧，故能守此勿失者為定中之慧，動用時不離本位者，為慧中之定，慧非定則用不起，定非慧則用不顯，定以養慧，慧以資定，定慧相因，體用如如，此為般若。如心執取而入

於生死海者，以無慧力化之也。若心超然而得定慧者，出三界矣。不待死後，已生於極樂國土，逕登佛位矣。最上乘人，頓超覺地，頓得解脫，當下心空，是為解脫香，是其體也。由體起用，開佛知見，而得解脫。名解脫知見香者，是其用也。能解於空，自得解脫。所言空者，空非有無相對之空，乃本來空也。非以無為空，即有亦空也。空非虛空之空，乃緣生緣滅，無性體之為空。世上一切一切，無非緣會，知其若夢可矣。夢中非無，夢醒了不可得，不必夢後空，即正夢時，又何一非空乎。世人執有空相，則隨立一不空相，二相既對，安得名空，且因求空而厭有，因厭有而取空，正是有上加有。如求定者，因求而轉不得定，是同一不得空也。須知空本無相，心無繫縛即空，於境而離境，於法而離法，於佛而離佛，於空而離空，斯真大空之旨。總是不取不捨，不執不染，受而不受，心亦非心，意若虛空，而無虛空之量，方可以言空矣。此是入佛第一步，必證入菩提，方見此空相耳。菩提者，空性也，於一念未起時，見聞了了，不落顛倒，心無比量，不入斷滅，大則遍十方，收則一微塵，一切無不攝受，無不是我，無不是空，外不著境，內不著心，更不著空，斯為大空。既空矣，更有何境可取，何事可惑，此為定。既空矣，則包羅萬有，無

所不照，此為慧。能定慧者，即是戒，五分香無不全備。世人以未見空相故，遂立空有二見，多所諍論，法見堅固，離佛益遙，如是執有者，競起功利之見，狂逆無所不至。偏空者，斷滅之論以起，乃多自殺，歐西人生而顛狂，死落斷滅，皆此病也。又世人籠統以佛為空，甚至廢除一切，撥無因果，是善惡都無所謂，以狂放為自在，持戒為法執，輾轉誤人，此皆地獄種子也。復有一班死執教相者，速性因噎廢食，寧守小法，不入上乘，此皆下手時未明空義。此五分香，若方便說，乃分次第，依究竟說，當從解脫香入手。偏於解脫香而不起知見香者，又為二乘種性，惟菩薩為能不偏，明體達用。識自本心者，解脫香也。達諸妙用，知先接物者，解脫知見香也。此即真懺悔法也。六祖隨機而施，於初學人不得不分論之，會通之者，惟在自己。

6 無相懺悔，即第一條之菩薩懺悔法。當知罪惡只在心念未淨，未淨由於未見本來清淨相貌。念未必即是罪，念念執著繫縛斯是罪，觀於罪人之囚繫，不得自由，亦可以悟矣。故罪由念起，亦由念懺，心念本來無相，假立為相，知幻即離，罪即隨念而空寂。相本虛妄，立相又增病而煩惱，無相懺悔法，以先明本來為主，文內注重一念字，可以知矣。從來學人，無不惡業障而求懺悔，卻又

不明業障之義，是以不得懺悔之法，六祖故憫而告之。

7 既懺悔已，發四宏誓願一段。懺悔而後，人心感覺空寂無事，稍懈則習氣復至，故必以事抵之使勤於事，移心於未來誓願上，以堅其心，以固其行，六祖故教以誓願之法，再使之放心也。

8 此段重在自字，可見處處不離本心地。心地二字，即心與性合言之也，宗下言心即是性，每每不分，以明心即見性，體用不可分為二。下文自歸依佛三句，此自字，不可作從字解，要作自己解，方為切實，且會三寶於一體，明自性三寶也。

9 授無相三皈依戒一段。即誓顯已，但恐人自信不堅，以為夙世罪孽深重，豈就此即可永斷乎。且如子而離母，即無依據，惑亂頓起，故令其皈依三寶。然三寶自是三寶，與己何關，必會自性三寶而融合之，以增其力量，故曰自皈依佛，為之明白決定，更使其完全放心也。

10 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一段。上來皈依三寶，是尚有所恃，此則完全歸入自性。言對面之佛，竟是毫不相干，必了然自悟自性，歸到清淨法身，非成佛而何。三身圓滿時，更有何罪可懺，何業可悔耶。自何名清淨法身佛以

下，皆反覆開示，無非使其放心。而自皈依之法，明知性空，不尚空談，但由理證事，必得實做。曰：除卻自性中不善心等等。此是悟後正修，痛除習氣之法也。此諸不善心，非修不見，如開門後，若不搬家，不能見一切諸穢之自出也。所云化為等等，即言一轉之妙，方可以入不二。曰善惡雖殊，本性無二，實性之本體既立，變化之妙用斯起，總歸到自悟自修，即自性功，是真皈依，此即是真懺悔。前後四大段，逐漸引入，脫卸於不知不覺，祖之慈悲，詎可量哉。世人每誤執禪宗為偏空，不如淨土之切實穩妥，試問此等法門，如此周密切當，更有何法可出其右，可與比擬，況修淨土亦畢竟逃不出此法，即其他各宗，亦都不能離此一法，所謂一路涅槃門是也。今之分宗立派者，曷速懺悔而自省也。又此品，六祖為初明心地人指示一開門辦法，義若淺顯，後說到離迷離覺，除妄除真，即見佛性等語，轉入甚深般若，所謂離覺除真，修行人那一個肯，又那一個敢，倘悟此旨，即言下頓成佛道，即此便是自皈依三寶，真妄不立，迷覺雙空，即此便是無相三皈依。此一大篇文章，言修法只是平常戒除惡心等等，而歸納處，卻在明三身不二，入大乘見性法門上，深入淺出，可以使人頓悟，可以使人回頭，欲出有相之假修行路，還從世法上除惡心下手，



- 得自受用身，又豈可認為淺顯，若老生常談而忽之哉。下云努力自見莫悠悠，世人從悠悠二字中，不覺匆匆老去，彈指間臘月三十到來，深悔不及，而一世休矣，今人所求富貴事業，自以為得計，果衣食住一切如願者，到了究有何用。慧目人試一參尋，當知所反，故不到痛哭流涕時，不是真懺悔也。
- 11 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擬改為不見自性即三身佛。
- 12 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擬改去五字，為令汝等，見自性三身佛。
- 13 常見自己過下。再加不執自己善一句。以圓其義。
- 14 一智能滅萬年愚，下三句十三字，義既未顯，易生誤解，可刪去。且下有念念圓明句，足以盡之矣。
- 15 偈文中三惡原來造。原來二字，擬改為卻又二字，言一面養福一面卻又造惡也。彼擬修福抵罪，不知後世得福，而罪仍在也。
- 16 偈文後念忽絕一世休句。擬改為無常迅速一旦休。
- 17 未懺悔前，宜了解其義理，懺悔時，宜熟讀其偈文，凡百力量，都從一熟字上得來，以熱能生巧也。開首迷人修福不修道句，可謂一語破的，蓋修福是外求，修道須內省，有咫尺千里之別，故曰對面千里。且問對面者誰，昔初祖對

梁武帝云不識 是真不識耶 是識而不可說耶 抑無面目之可識耶。參。

諾那·華藏精舍

機緣品第七<sup>1</sup>

(此段太長且極重要故逐段分列)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sup>2</sup>名無盡藏，常誦大羗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

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sup>3</sup>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一邑焉。

<sup>1</sup> 讀機緣品，當從機緣著眼，正對其機，一點即開，真不可思議品也。如尼無盡藏之執病，在取文字，祖以不識字破之，直告以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卻驚而信受，此一機緣也。法海未了心佛不二之義，誤在未解即字義，乃就定慧等持中，告示慧由定出，不得名二，定慧非二，心佛即一，法海從此徹悟，此又一機緣也。法達自持功行非淺，法華三千，非他可及，起有驕慢，祖遂折其慢幢，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言不到心地，枉作功夫也。然後點明其病，在空

誦循聲，不達無言之旨，口頌蓮經，未識開華之妙，宗旨未明，即是瞎修。夫因緣出世者，本一大事而來，人生惟此一事為最大，如打刀以得鐵為根本，煮飯以得米為根本，成佛以明心見性為根本也，佛見非世見，世見乃情見，情為我愛，見屬我執，欲除此病，應先見性，若不得根本，雖滿無量阿僧祇劫，終屬無益，只是被經所轉，愈轉愈深，此又一機緣也。今世學佛者，難遇善知識，為審定根器，彼不論其人之根器如何，入得門來，總認為凡夫下劣，只有一味法，不知隨機而化，如其人當機於淨土者，反令之參禪，當機於禪密者，反令習名相之學，此中埋沒人不知凡幾，尚自以為末世走穩步，固應如是，何異庸醫誤人，任其因循而死，乃曰末世人本來短命，我未敢下此重劑，咎不在我。又若其中途感悟，改就他醫，另闢途徑，則又阻之，以不入險道為慈悲也，其不方便已如此，遑論其機緣哉。

2 尼無盡藏。妙義與口說，皆文字也，雖不離性，要皆分外事，以都屬於法。至法淨心空，方顯佛性本來，涅槃本相矣。尼無盡藏病在執取妙理，但已感覺徒誦無益，六祖引之歸入心地，正合其機緣，故一點即破也。

3 惡黨尋逐，乃至縱火，此亦一機緣也，好事多磨，非磨不光，安足為賢者累乎。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sup>4</sup>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由汝習性。<sup>5</sup>

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sup>6</sup>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4 前念不生，後念不滅二句，義實未顯，若強解之，必多誤會，其意即謂佛是心之體，心乃佛之用，前念不生即寂滅時，是佛也而體未嘗離用，體中含用，即是心，故曰即心。後念不滅即妙用時，是心也而未嘗離體，用中有體，即是佛，故曰即佛。合之即體即用，心佛不二，故曰即心即佛。凡未明體用者，最易籠統解，或誤為我心好即是佛，不必再修，自可成佛，真成為口頭禪矣。又起諸法用曰心，歸於寂滅曰佛，即心之時佛在心，即佛之時心在佛，念念為心，念念本空為佛，成相即心，離心即佛，莫強分為二，亦莫定執為一，心為無量，佛體則一，以心為慧，以佛為定，定慧等持，即心即佛，心本無生，無生為佛，一切心處，佛體常存，不生是本來空相，不滅是妙用無盡，即心即佛者，體用一如之義也。總之為初機人說法，文字最要明白簡暢，切莫繞彎盤遠，引之入玄，致誤其直下承當之力，故不如下二句，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

相即佛，為直捷痛快也。下又云，我若具說，窮劫不盡，豈此四句所可澈了，又豈區區之意所能闡明，是在行者自悟本來，勿受文字所縛可耳。

5 由汝習性句。習字擬改為自字。

6 即心元是佛。妙在元字。非證入本來者，不能道也。離諸物者，離一切相也。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sup>7</sup>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忘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名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

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遍，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

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sup>10</sup>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

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若能正心，<sup>11</sup>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犂牛愛尾。達曰：若然

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sup>12</sup>

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sup>13</sup>而告師曰：

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啟

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sup>14</sup>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

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sup>15</sup>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sup>16</sup>無不念時也。達蒙啟發，踴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7 僧法達，不以為勝句。不字下加一自字，其義較顯。凡來問法，開口即心中有物執持，此即生死也。

8 有我之罪，指有法華三千也，如對面立人相，對經即立法相矣，此所以勤誦不歇，自以為勝也。

9 開佛知見，非開佛之知見，乃開自己之佛覺知見也，故曰，只汝自心，更無別佛，然如何開法，則轉眾生知見耳，以眾生情見之足以障道也。此經以因緣出世為宗。與涅槃經以佛性為宗，同一義理，解義即是誦經，非是一事。達領旨後，仍不輟誦經，故知澈也。



10 開示悟入四門，都屬自己事。開者，雲開日出似也，可見本來有日，雲開即見，人人有分，非佛獨有。示者，有所見而不識，因以指示之也，人人是佛而自己不知，賴善知識之指示，若自己漫不關心，指示又有何用。悟者，反省而感覺也，省見何者是吾心，其相貌又何如，與佛有何分別。入者，如蕩子回家，入門見母，頓悟往日之非矣。但此四門，首重一信字。祖云，汝今當信只汝自心，莫向外求，即是此意。余嘗云，儒佛兩家，與其他宗教不同，只是自求多福一語，故知高於一切。

11 正心二字，即是淨心，非惡即邪善乃正之謂也。正心即是三昧，由三昧起諸妙用，即是出世，勞勞執念，便是入世。

12 轉經經轉，主客之義分明矣，關鍵只在悟不悟，而法達此時之機緣，正在此一轉，亦出世因緣也。

13 不覺悲泣，言下大悟二句，應顛倒之，蓋必大悟後而歡喜之至，不覺悲泣也。

14 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者，病在度量也，以度量一事，不用我見，即失依據，若用我見，即非空寂，越度量越懸遠矣。又云，非參究不能深入，此參究亦度量也，但若告以參究，則彼又盡情度量矣，告以盡情度量都屬無用，則又

枯守呆坐，入於偏空斷滅矣。不知參究量度，自不可少，而參究者果為何事乎，要參我未起念前之實相也，此相非空非有。言有則無形相可得，而非頑空死寂，言空則妙用恒沙而又寂然湛然，然後悟到一切顛倒惑亂，都由幻心所起，只要一切放下，莫隨境轉，見聞仍了了，分別而無著，所謂但悟自心，使名佛見，佛見者，覺見也，以覺在前，主權在我，不被搖惑，是名轉物，但又不可死執此見以成法縛，有無俱不計，好壞不關心，此即一乘究竟之實。三車者，為凡夫權設耳。

15 實亦無名。法淨心空矣。可知歸實一語，仍不廢乎法也。兩邊不立，中道不取，不作父想，不作子想，縱橫自在，便是珍寶，由汝受用。

16 從劫至劫，從晝至夜，無不念時。即在在處處不離見性，無時無刻不是用功，不必定取誦經為用功耳，以無一時非念，能無一時之非覺乎，能無一時不空乎。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sup>17</sup>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sup>18</sup>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今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終忘染污名。

17 三身四智之義，豈讀經可得而明哉！六祖所示，亦只言其理耳，雖與之言，終

未明悟也，何也，以彼更問四智也。茲再補充其義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體也，圓滿報身，汝之相也，千百億化身，汝之用也。體相用，三名而一體，無有自性，了此者，即名四智菩提，此由內證，不尚空談。

18 大圓鏡智性清淨。此性本來清淨，屬於東方發心門，為根本智，又名無分別智，即八識阿賴耶識。禪密二宗，由此入手，所謂先破無明者，即由此也，行者證此智廣大無邊，擬如圓鏡，凡一切妙覺、無明，無不由此幻化而出，故屬同體。正妙覺時，智鏡不因之而增而生。正無明時，智鏡亦不因之而減而滅，故曰本來清淨，平等不動。發心門者，修行以此為起點也。

平等性智心無病。此即七識末那識，分別為病，屬於南方修行門，正對除習氣時，為已明心地後之功用，此為後得智，由分別而轉入平等無分別，由有病而轉入無病是也。

妙觀察智見非功。此第六意識，為西方成就門，亦後得智也，由妙觀而入不二，漸入無功用之功用，故曰見非功也。

成所作智同圓鏡。以前前五識，乃北方涅槃門，與八識同體，故曰同圓鏡。蓋六識審而不恒，五識恒而不審，八識非恒非審，七識亦恒亦審，五八相似，向

入無分別智也。

五八六七果因轉。此言禪密二宗，根本由八識下手，合前五識之成所作智，為由果尋因。而他宗先除枝葉，從六七識下手，由因尋果。一則大乘了義，由下轉上，先破根本無明，後除習氣，名果上轉，五八是也；一則方便初學，由上轉下，先除浮面習氣，後破無明，名因中轉，六七是也。用法不同，隨眾生之機而轉，立論遂異，非有所勝劣之見存乎其間，只一假名，非實有體性之可說也，故曰但用名言無實性，行者知其意可耳。若今轉處不留情者，言當精進勿自姑息，亦勿於轉處著意，執取於法，自增情見，則自定矣。繁興永處那伽定。此定者，即自在禪定，恒久如是，且處處是識，表面與凡夫不二，但識識是智，根本和佛為一，楞伽以佛性為宗，即此旨也。密宗更有五智，為中央第九識，即庵摩羅識，又名白淨識。四智匯歸一體，即毘盧遮那位，入於三昧定，由中央一門，攝受普門，然皆名言也。轉其用不轉其體，起於法身，而賴三身以全其德，此非密禪合修，不易證入。至西方成就門，則淨土亦包在內矣，又何分乎。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sup>19</sup>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



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會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sup>20</sup>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

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

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

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

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sup>21</sup>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19 大通和尚開示智常，以虛空相貌喻本性，又謂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其病有二：一者其說未圓，只說一半。以本性原如虛空，常起靈光妙用，菩提原不可著相取，但亦不可離相見，今但說體，而未明用，則所說不圓；二者執此成見，立守空之法見，便成為病，故祖曰：猶存見知，以立見知，靈光即不能顯現，著相而求，非菩提矣。

20 大通是沉空守寂一流，但見佛體，未明佛用，且執以為是，而不覺存知見矣。不知佛性廣大無著，原同虛空，但妙用恒沙，處處是相，以不立相，故名無相，處處接物，以不立見，故名無物。盡山河大地形形色色，無一處不是佛。

用，無一處能離佛體，在汝澈了不澈了，執著不執著耳。倘未澈了，縱一時不偏執，終屬無用，不名清淨圓明，此理未達，不名見性，中間只隔一細微法見之浮雲耳。從來修行人，枉受法縛，難起大機大用，由於下手未澈，雖至百尺竿頭，終未直上，此虛空未翻身者也。故必虛空中翻得身，還得爛泥中翻得身，入污泥而不污，登清淨而不染，上下翻騰，靈光不昧，全在自己覺知，不得半點假借。莫怕力量不夠，力量是練出來的，不是守出來的，要明悟得透，自有模力去承當，則日練有功，否則動輒得咎，不曾練得，反已陷入坑中。古人心細處，十二分細密，模大處，非世人可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入生死，安了生死，此事本驚天動地，有一毫因循顧忌之心，即入不得生死，存一毫粗心浮氣，見理未澈，即出不得生死，我為最上乘者說，世必有疑我言者，但參初祖偈語可耳。偈曰：

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21 所論四乘，最為懇切，然亦假名，行者自己冷暖自知，居第幾乘，當自問知，故曰莫問我也。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羗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當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

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羗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sup>22</sup>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

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  
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  
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  
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  
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  
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羗槃禁  
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23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自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像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22 所問實太幼稚，彼強分法身色身為二，自以為生滅是色身之生滅，此生滅若滅，則法身之寂滅為樂矣，但法身無知無覺，又誰知為樂而受之乎。如此謬妄，故所論一切皆顛倒矣。此病在初學佛人，往往有之，然已不易，以不用心參究，並此理亦不可得，而終身迷悶也。當知一切以心為主，法身色身，非一

非二，即此色身，亦此幻心之所招感，而苦樂之感覺，念念生滅，仍屬幻心所化，幻心若滅，自得自在寂滅之樂。況心既是幻，生滅自亦是幻，以幻故，根本不可得，而幻又非無，雖有亦幻，知幻即滅，而覺性不滅，執斷執常，皆屬邪見。再進而知生滅固幻，寂滅亦屬於幻，然寂滅非無，無實無虛，乃臻圓妙，佛為迷人分晰，說法身色身生滅寂滅諸法，是初步方便，再引之彙歸一體，謂本來無生滅相，即寂滅現前矣，而寂滅亦非相。經云，實相者即是非相，故無現前之量，雖屬幻相，乃不廢於幻，此樂無受者，亦無不受者，慧眼人了知之可矣。了知其為假名為夢幻可矣，不必定取，亦不必定捨，是為過量大人。觀偈語有不起凡聖見，至涅槃相如是等句，可以悟矣。

23 凡作此等見解者，都緣未入不二，心與法相對，心上計心，立六十二見而幻成諸苦，且認苦樂為實有，乃執取名相之誤也。至於誰當受樂，即是明立能所，有能受之我與所受之苦樂也，前後顛倒，誤在一計字，一計斷常，二計苦樂，三計我與我所，四計有情無情，五計三身五蘊，六計生滅寂滅，七計羗槃，如是輾轉立對，法見更固，寂滅本相，如何得見。此人必注重名相，下手已入錯路，雖蒙祖示，聞偈大悟，未敢遽信也。

行思禪師，<sup>24</sup>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sup>25</sup>曰：聖諦尚不為，<sup>26</sup>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眾。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謚號弘濟禪師。

<sup>24</sup>見過於師，故堪承為祖，自問何處是見過於師，曰：在已知無所務，本來不立階級，乃用以反問六祖，是見其力量處。

25 六祖曰：落何階級，乃對其聖諦亦不為句而摘出其病，意謂本無可說，即此一念，又已立階級了也。思禪師答云：聖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再加一掃蕩，撇得乾乾淨淨，當時實無第二人也。

26 聖諦與俗諦何別乎，聖諦可不為，俗諦則何如，不了俗諦，安達聖諦，維為而不為，了無聖俗之見，如彌勒云：非有為非離，諸如來涅槃，斯聖諦矣。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sup>27</sup>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sup>28</sup>師曰：即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

既如是，吾亦如是。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白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敕諡大慧禪師。

27 祖意恐其見到而未實在，以云無物可似，莫又偏空了，故問曰：還可修證否？用以考之。彼若曰：可以修證，別知偏執於有矣，是未証到本來空者也。若言無可修證，則或偏空矣。乃答曰：修證不無，污染不得，不無者，不偏於空也，不得者，不著於有也。此即真實相貌，妙在不污染，而不廢於修証。世人有但知不污染之義者，往往偏於廢修，執理而廢事矣。又有不知本來不污染，復偏執於修証者，以為必有所得，皆盲修瞎練之流。祖見其已證入本來，的的是過來人，與未証者，截然不同，又恐其滑去而不敢承當，更著於修証，轉以搖動根本，故即擒住不故，曰：即此不污染，與佛同量，即與佛心相印，當下決定，謂諸佛之所護念，彼此同如是，莫再猶豫進退可以。此等處，切莫放鬆滑過。

28 修證即不無。修行人知之矣。若污染即不得，彼必不敢遽信也。且云既不污染，又何必言修証耶。此無他，未明體用，而不達究竟者也。即此不污染一語，非澈悟人不能道，故六祖即予印可，然尚侍左右一十五載。問何所務，曰：善自護念耳。更問如何善自護念，曰：如是護念。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sup>29</sup>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sup>30</sup>策云：威音王已

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  
云：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sup>31</sup>曹溪有六  
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  
行。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  
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  
來，生大我慢。<sup>32</sup>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  
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  
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戒儀禮拜。<sup>33</sup>  
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

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sup>34</sup>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謚曰無相大師，稱為真覺焉。

29 策問仁者得法師誰。代答曰師自己。

30 必欲求師印証者，以自己雖已見到，終有客氣餘習，承當力小，或竟不敢承當，有誤進修。蓋悟見是一事，除習氣又是一事，中間無人決定，自己又不承當，則必中途止步勿進，輾轉生疑而自外，所關非細，在威音王以前，是無辦法，既有佛出世，則必須印証，不可自誤也。

31 我言輕。可見師之與弟，信緣為最重要。策與永嘉為友，雖所說，或過於六



祖而對方先有成見，終不能得力也，故為人說法，不可過於討好，當察對方機與對我之信緣而應之。如不合機，莫勉強勸之也，不教之教，有過於教者矣。

32 祖云生大我慢，此實非折其慢幢，與法達不同，蓋已識其機矣。觀其威儀，正如太華壁立，已識其為非常人矣，特作此語以引之。師直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可見了生死才是大事。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尚屬分外事。祖故接云：然則何不體取耶。師答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是表大事已了，又何必再著意於事相也。祖故印可之曰：如是如是。是深許之也。

33 方具威儀禮拜者。以印可後，應得禮謝，且表雖非本分上事，正不可廢耳。

34 須臾告辭，不是空文，正要引出下面許多妙論。祖遂乘其機而再勸之，共分四層，第一破其時間相，第二破分別相，第三破無生之法見，第四表一切無棲。而祖云善哉，稍留一宿。此又進一層矣。言既一切無棲，則留亦何妨，可知南嶽禪師留十五年，與留一宿，其妙用正等。想見當時法筵之盛，此等處，實實好看，可知東山一會，至今儼然未散也。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sup>35</sup>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sup>36</sup>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sup>37</sup>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

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sup>38</sup>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師愍其遠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土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sup>39</sup>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

35 長坐二十年，與守尸鬼有何異乎。總之性上大事，非坐不見，而坐法亦必隨緣，不是死坐可得，要息下狂心，用息字功夫，不得不借資於法。至於定中起慧，慧中練定，使之圓融老熟，尤非隨境練心不可，斷非死坐可以守得出來。南嶽對馬祖之磨磚，用意可知。今二十年功夫，都用在守上，靈機既窒，大用即難起矣。彼開口即曰入定，直見其有能入之我，與所入之定矣。四相宛立，安名見性，使不遇善知識以開啟之，其終身也已，可懼哉。又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自此方有入手處矣，蓋必澈悟後，始入正修行路也。

36 入定二字，通身都是毛病。智隍用功垂二十年，執取此法，牢不可破，一病也。有法即有取捨，出入是非相對，妄上如妄，二病也。既云正入定，復云不見有有無之心，自己尚在徘徊進退中，則其自己不能信入可知，安云大定，三病也。大定無相，然亦非無定相，乃無定無亂，本來無住圓妙湛寂之相耳，說有定者，已非定矣，以有所得心也，則能得者誰乎，白智隍，此四病也。故眼中著不得一點屑，致滿盤皆錯。

37 智隍聞玄策語，實已開悟，未敢自決耳，此即從前自謂已得正受之病也。惟因其言輕，尚不敢深信，觀於良久二字，可知之矣，後得祖印可，曰：誠如所

言。方始通體脫落，此刹那解脫，即名得道。

38 出入定亂，因分別而有，尚屬有心。在可思議之中，必入不可思議之境，乃真解脫，乃為大定。性本無住，莫以為住於禪定寂滅，即以為是，當遠離此劣見，以此為顛倒法也。性本無生，莫以為有禪定可生而作此想，當遠離此劣見，以此亦顛倒法也。當心如虛空，亦莫著虛空之見，乃自然本寂之大定。今死執有出入，有大定可得，便是有心，安得名定。若不如是，則又含糊籠統，或落斷見，是豈佛之旨哉。

39 空中有聲報隍禪師得道。讀者必嘆為神異，往往於此等處著意，至前段緊要關頭，往往略過，殊堪浩歎，不知此乃預植河北士庶將來入道因緣也。故智隍歸後得開化四眾，乃護法神之慈悲也，又何疑乎。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

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sup>40</sup>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sup>41</sup>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一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

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卻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待汝迷，汝若自見，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sup>42</sup>神會出口：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

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  
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謂  
荷澤禪師。<sup>43</sup>

40 無住為本，見即是主。此人人會說，未可據以為真實見性也，祖故特意不許，且引出其請問語而更正之。

41 神會此時，正似是而非，左右無著落之時，宗下所謂無把鼻是也。故渾身都是見，初以無住為本，此即住於無住矣，以有住遂立見，彼以為見即是主，則不見時，主在何處乎。彼偏執於見，即以為主，故落兩頭，曰亦痛亦不痛。祖云我亦見亦不見者，正戲之耳。下再開釋曰：汝亦痛亦不痛，是落兩邊，不痛是木石，痛即凡夫，究何所屬，如澈悟非空非有，無實無虛之義，則非痛非不痛，自然兩邊不著矣，祖故呵之曰：汝心迷不見，不自己打主意，卻來問我如何。神會再禮百拜者，開悟後歡喜感激之至也。



42 此物本無名字，而假名不廢，神會呼曰本源佛性者，非不可也，特此時之神會，卻不許其如此說，以其見未淨也。祖引此語，特地要人上當，不許開口，亦不許不開口，不開口則無所表，開口則落言詮，一落言詮，頓成知解，成口頭禪，非內證也。如真見性人，定不如此表，或逕呼為本源佛性，有何不可。六祖呵之，不是呵其多口，立本源佛性也，正呵其有此知見，即可證知其不識本源佛性耳，以此事不關名字言說，乃在先自證悟，若得證悟，則無名可名，縱立知解亦無礙矣。以明本來不污染，即不受法縛也，不受法縛也者，識得本來而自能解脫化除者也。

43 曹溪宗旨，與佛祖心傳正統，賴荷澤而定，以此時南北二宗，競立門戶，初學人以耳為目，受惑不小，自顯宗記出而宗派始定，功德巍巍，不可思議。茲將敦煌本南宗定是非論，及神會語錄第三卷摘要如下：

唐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神會在滑臺大雪寺演說，建立宗門正統，謂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為法信，授與惠可。惠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又云神會今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為功德，為天下學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定是非。又云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

法袞袞在韶州，口不自稱為第六代。今普寂自稱第七代，妄立秀師為第六代，所以不許。案神會攻擊北宗，分為二層，一則攻擊北宗之法統，同時建立南宗之法統，一則攻擊北宗之漸修方法，同時建立頓悟法門，於是曹溪了義，乃大播於洛陽。至天寶十二年，北宗運動御史盧奕劾奏神會，乃敕黜弋陽郡，又移武當郡，至十三年，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荊州開元寺，皆北宗門下之所致也，是時神會已八十五六歲矣。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神會籌餉有功，迨事平，肅宗詔迎神會入內府供養，於是六祖之宗風大振，北宗之門庭寂寞矣。至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滅度，壽九十三歲。歿後越三十六年，德宗詔立神會為第七祖。考神會一生事實，與敦煌本壇經六祖涅槃時之懸記頗相符，後人不解六祖滅度後，南北兩宗互相攻擊之情形，又不知神會實為中興南宗之第七祖云。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什麼人得。<sup>44</sup>師云：  
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

## 法。

44 此豈僧一人之問哉，幾人人有此疑也。宗門學問，異乎世間一切所學，是學問，而又非可問學者，是功夫，而又非功夫可做者。法不外乎觀淨空心，而又不許觀淨空心，非法而又非非法，所以者何，眾生百六十心，猿心為主，幻變不測，非善惡之可限，非涅槃生死之可縛。有時千聖所不識，而匹夫匹婦能之，不修不得，越修越不得，靈幻萬千，非可教授，只有隨機而引，得時而啟。善根非一世，因緣非硬湊，福德出乎自然，要大根器人，善惡甘苦已備嘗，而心量闊大圓通，能忍諸苦辱，不以為意，享受種種世福，而無貪戀愛取。成敗得失，了無所拘，又得通達世情，無可不可，此為善根福德之全者，而因緣則難言之矣，以因緣中，更有因緣也。如入佛，一因緣也；入佛而得入正法，二因緣也；入正法而我之根器是否足與相副，三也；我有此根器而無其師，不足以啟發，四也；足以啟我，而我又為人事情見信緣所誤，五也；一切雖具足，而我壽命等不齊，六也；入佛法而不能解脫，七也。此七因緣中，末後為最難，所謂禪病是也。人之機緣既各各不同，欲開引之，自無定法。古時

維兩相湊合，看伊機近，一步逼進，勿使逃避，見即當下見了，即一齊了。自宋而後，始借用話頭，乃不得已之法，已落下乘矣。蓋一句話頭，無異教理，有所遵循，即是呆法，法尚不可取，況呆法乎？然非法之咎，乃人之呆也。今死參一句者，要借此打殺一切念也，此有二，一是否真能打殺，所謂大死，二是否死後活得轉來，所謂大生。但真大死者，無不大生，第恐不死不生，非驢非馬，不以為為有所得，即死於無所有，或以為巧妙定可傳授，誰得誰是第七祖，以如是驚天動地事業，乃作人情禮物往來，豈不罪過。我人今日所修之心中心密，乃引法之一耳，由是而可剋期證入三摩他，及三摩他成就，下座練機，起三摩鉢題之用，亦引法也。果引至如何程度，及進功諸法，完全與宗門不異，待到極究竟處，一切不可得。六祖云毋觀淨空心，此心本淨本空，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如是而已，豈特有妙訣與名言偉論可示哉。此云我不會佛法，正是從若愚二字上用功。又云會佛法人得，伊何人，正大智人也，此意旨，又豈黃梅所獨有。此僧開口來問，已見其心。其見已鄙，其意已錯，直誤盡天下人也。愚意宗下教下，總不離心，即不離法，教下為有法法，宗下為無心心，在未歸宗以前，均是法也，既歸於宗，即無法可言，不是宗下

不用法也，只不執取法耳。教外別傳，傳即是法，宗下不教人執取於法者，以一取法，即不見元來清淨覺相，不名歸元，不名歸宗。會的人，一切教法，都可安運在宗門頭上而得其用，正以一切不取，故會而不會，一切不捨，故不會而會，靜默動定，無一不如，說得亦可，說不得亦可，得不得都可，總在明悟之後耳。今日者，為欲維持門庭起見，不得不降格以求，稍稍偏重於法，而又不欲此名義，論事實又不得不遷就，可憐曲高和寡。使大學問家，在初小教授，亦只可隨課本而施，非先生功夫不高，乃學生程度太低也。照現在情形，卻亦只可如此，行者當明其環境與立場，不必苛求也，至於第一義更上一層，佛法無半點人情用事，按規矩而論，寧缺毋濫，越遷就，越遙遠，以遷就故，多半改而念佛，正是無可奈何之極，不知宗下以念佛為輔則可，棄之而偏就，則不可以，何也，以宗旨不可變易也。生西與見性，若不得其機，其難均也，惟一門深入，必有成就，見異思遷，學人通病，是在自穢。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有蜀僧方辯謁師。師曰：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sup>45</sup>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善塑性，不解佛性。即為摩頂授記，永與人天為福田，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

殿字。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

45 祖正色而言曰，汝試塑看，彼竟茫然，是不可再進於此矣。祖曰，汝善塑性，此性字應改為相字，惜其不解佛性耳。此等人，只可留作人天福田，故以有相物酬之。又此性字，疑為惟字在下句，意為汝善塑，惟不解佛性，其義或較順也。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sup>46</sup>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sup>47</sup>

46 有僧舉臥輪偈語，前偈第一句著有，第二句著能所，第三句死守於法，漸入斷滅，百病叢生矣。至於菩提本無增損，若言有長，則為生滅矣。

47 後偈為對治而設。第一句破能所。第二句表幻用不廢，不落斷滅。第三句表見性後，心即數起，亦無礙也。以此僧正神秀一流人物，祖所說者，乃深入無礙不二之境，為最上乘者說，不會的人，轉是繫上加繫，縛上添縛，不可不知。近世人不明佛法，把禪宗當作毒物害人，不知用法如用藥，救人殺人，藥不負責，誰叫你誤用方藥。我但聞庸醫殺人，不聞庸藥殺人也。



## 頓漸品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sup>1</sup>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

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sup>2</sup>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sup>3</sup>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淨，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

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

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sup>4</sup>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

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sup>5</sup>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sup>6</sup>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sup>7</sup>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sup>8</sup>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  
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  
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  
法，若解此意，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

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sup>9</sup>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sup>10</sup>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sup>11</sup>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sup>12</sup>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性張，名行昌，少任

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刀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sup>13</sup>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

僧出家。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sup>14</sup>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



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

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我真淨。<sup>15</sup> 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云：

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sup>16</sup>

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sup>17</sup>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sup>18</sup>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sup>1</sup>宗下直指心元，當體空寂，心且不得，何有於法。頓漸者，心上所起之幻分別也，為對治故，因人之利鈍而方便耳。分南北，別頓漸，識字與不識字，比較短長，在宗下看來，此等事，盡屬可鄙可恥，我當憫之不暇，何疾惡之也。秀大師在北，不能不維持道場，然從不自承為祖，後其徒自稱為七祖，乃以六祖推之。其門下不識大體，反以累秀大師之清德，然不足為賢者累也。觀其囑咐志誠等，可以知其心矣。從來真學道人，必虛懷若谷，凡立勝負人我之見者，

非真學道也。北宗人自是與六祖無緣，何可相強，秀師獨遣志誠者，以其機已成熟也。我人不必定分南北二宗為有優劣，如一學校，中學自是中學，大學自是大學，顯有分別，何勞再起煩惱耶。然近又有人大起紛爭，以為佛法之所以幸存而未墮者，全靠北宗之實行修持，不似南宗之惟尚空談，與其畫虎不成，不如專一門，修戒修淨云云，嗚呼，是何言歟。荷澤禪師為天下人學道者定宗旨，正是非，豈尚未明白乎。夫佛法為不二之法，為最究竟者，天經地義，不能動搖，不明此義，安云入佛，各宗之所以取法者，皆為入門之前方便，畢竟以到家為歸止。今如回家者，或車或馬，或步或舟，都屬因緣方便，而歸家之目的不二也。今於路上，先起爭論，分別快慢，檢擇舟車，忘卻所為何事，是以有善惡之見，優劣之分，不知與佛法全不相干，縱使守法精嚴，為善真切，不過比較入佛近一點而已，論到根本，尚是千山萬水。北之所以不得承宗接祖者，正是此點，何也，離法與守法而已。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何等明白乾淨，況祖位相承，目的豈為個人，黃梅何必獨厚於六祖，夜半傳衣，豈為人情，六祖又何敢私受而逃。正以此事關係天下學道人定宗旨，正是非，所見者大，秀師門下，彼烏知之，且衣鉢而可以力爭者，又何事不可爭乎，況他宗

亦未必肯老實真修，徒興空論而已。至於宗門今日之衰落，實另有其故。一者環境惡劣，真修道人，無以為資，經懺營業，未可苛求；二者坐香門庭太少，與世相隔益遠；三者師資日缺，非老即隱；四者初學者習氣可厭，令人難近，如一班禪客，自命已了生死，滿面禪氣，瘋顛怪狀，其實討厭，無怪世人垢病。但佛法何曾半點動搖，譬如一工廠，人多事雜，不肖者在所不免，我只問其出貨之精良，不必問其用人何如也，何得因噎廢食乎。此事關係正法前途，功德不必談，造業則何苦，莫趁一時之快意，造此謗法之愆，世世永沉地獄也。

2 此非口傳舌示可得而明也，然亦可作緣助，倘知無心可以記取，豈能如事之可以傳說，道由自悟，一切法皆引因耳。

3 六祖此語，豈不自知似小見耶。然識者知其正是慈悲處，特欲引而啟發之，亦直心是道場之意也。

4 心本無住而言住者，以其人尚未見無住本相，不得已而借取於法也。倘已明無住之住，則如是住可矣，何必再言住心以重增病苦耶。淨者，本來之體相也，以其人尚未見到本淨，乃不得已而作觀，倘已明其究竟，則本來如是，何必再

言觀淨以重增病苦耶。無住清淨乃佛體，觀住與坐為法用，不依法用，何由入佛。用過即捨，若貪執於法，靈光反難顯現，則病而非禪矣，故作止任滅，初尚非病，久取不捨，乃成為病耳。今言長坐不臥，試問坐到幾時方休。拘其身者，心為之也，心既未空，法障仍在，不獨圓明湛寂之佛體不得而見，即廣大無礙之佛用，亦拘縛不起矣，如何得了生死哉。且長坐立久暫之見，拘身有功過之分，如是志志，即住心觀淨之死法，亦難辦到，況究竟乎。六祖為究竟者說。如狂心未息，顛倒悖亂之人，不得不用法治，治亂國用重典，立場不同，用法亦異，豈有定法耶。

5 戒有禁止之意，惟對於惡，善則不言戒也。戒果上之惡，為立戒條戒相等。而戒因上之惡，則定慧是其戒矣。人能於因上得定開慧，因果洞明，即無入惡戒惡之過程也。密宗以定慧為大戒，乃真學戒，而得戒體者，非徒習戒相者所可比也。三德本同一體，初學方便，與直證戒體者不同，豈有定法。今彼分為三截，且偏重於事相，語亦未圓，不知三法非可分修，得一即三，全三即一，未有定而不慧不戒，亦未有戒而不定不慧者也，於慧亦然。況三法本是名言假用，果能證得本來，三法便成餘事。六祖開口即破其法縛，謂本來無法，以本

來淨故，何得妄言有法與人，反使其顛倒耶。維既已枉受業縛，今且隨方便而解釋，以幻制幻，不廢於假名耳。此等處，最見力量，於根本上，亦可探得消息，其旨微矣。

6 戒定慧，論名原只一種，豈知人有八萬四千，法門亦隨之無量，豈可執一耶。

7 戒定慧，本由心建，心無過患，即不須戒矣。戒於果者，著相以求也，故曰相說。對下根人說，不得不就相歸性，對上根人則逕由性上下手，先歸到空寂，則一切解決，最簡淨，最快當，亦最究竟，一了百了。可知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原為鈍根人設，但不可廢也，是名方便。

8 此五句偈，重在心中無非無痴無亂，而出發點，還在自性。見到不增不減之自性金剛，則得三昧正受，雖有去來，無不自在矣，乃不戒之戒，由內證戒體而外全戒相者也，此為由果尋因，根本上著手，隨人而轉，非有定法，多爭何益哉。

9 由若悟自性句起，至是名見性止，此一大段開示，六祖盡量發揮，明白指示，夫復何疑。此段要讀熟，然後隨時體會，隨時不忘，但必認明此亦還是相說，不可執取，重增法病，斯即不立義也。

10 如何是不立義。欲明不立義，先明本來義，以本來不污染故，更說什麼生死涅槃，動定解脫諸法。法既不立，更從何處再分階級漸次，與不立義乎。但不立是本來，立不立是方便，如能於立不立兩無所住，便是不立義，會麼？

11 見到如是是頓悟，決定如是是頓修，悟即修也，時時不忘，即時時修也。悟即悟，無次第多寡之分，是以認識後，就要決定承當，此即是修。凡諸生熟老嫩，忘不忘，都屬悟後功夫上問題，不是本來上對不對的問題，此卻猶豫不得。所以下手先要認識得透，此原は無量大人的事業，是名大勇。大智者，認識透澈也，大仁者，通達無餘也，大勇者，決定勿疑也。若自承為小根人，無向上之志氣者，則亦勿進可耳，慎毋多疑生謗，以阻他人之路，重添自己之罪障可也。

12 諸法寂滅，有何次第。此重言以決定之，勿使再疑也，何等乾淨。諸法下擬加一本字，愈增力量，以見本來無次第也，徒自生分別耳。

13 僧志徹。世間一切眼前事，無不是果，果必有因，絕不無因而得果也。既有其因，果何可逃，惟有再轉一因果，將現果轉為未來之因，化除一切，彼以逆來，我以慈攝。行昌與六祖本有夙緣，十金之外，兼有冤怨，惟不欠命耳。一



經順受慈攝，道破因緣，頓然解釋，非六祖故示神通，而此即神通也。六祖此時，豈有絲毫恩怨存於其間哉，惟應如何便如何耳，其求哀悔過，正行昌自己之機緣成熟，故引之也。

14 佛度眾生，只是度其執見，度菩薩，只是度其法見。常無常者，心中幻起之法也，執以為定是如是，便成為見矣。若知非斷非常，即不受法縛。經者法也，經是佛說，世人便以為不可動搖，不知對病施藥，安有定義，對方執常，我以無常正之，對方執於無常，我說常義以破之，歸到非常非無常，斯合涅槃宗旨，所謂圓觀是也。常無常者，分釋之為對立，合之即圓義也。若明此義，方可隨緣不變。不變是體，隨緣是用，說用則常亦得，無常亦得，說常正是無常，說無常又正是常也。說體即不可得，此不可得者，便是佛性真常之本來也。

15 常樂我淨四字，下手處，須得先明我，見我之本相，原來清淨，原無是非善惡生滅苦樂等見。法體空寂，本來原如是，現在亦如是，將來還如是，即今所有一切心，畢竟不可得，生滅既滅，寂滅之樂，自亦常恒不變矣。我者，非執假我之我，乃本我之我也。今假我之我，與本我之我，非一非二，會通之則性相

不二，不必定立為一，亦不必定分為二也。未見性人，誤解我義，便立我人四相，法見隨起，惱亂又生，不可不正之也。

16 志徹真見性處，在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兩句。祖故曰：汝今徹也。

17 難問惡心，都由堅執假我中來，此等人最堪憐憫，何況多年座下之修心者乎。

此等都是福薄，苦惱自賤生死之相，即不堪承受大法，自喪其法器者也。尤奇者，此等病每發於將次入門之時，以係惡習種子，不到入門時，不會發出也。在未修人名為緣生。此惡習者，隨事遇緣而生，無足怪也，在入門人名為翻種。此惡習者，為內伏種子，因修而出，如病伏於內，由藥力引之使出也。世人每疑之，是在行人自己覺得，急速調伏而化之，總在克己上下功夫，最忌自生疑障，怨天尤人，且謗於法，罪惡愈增，愈難解脫。平日之布施忍辱吃苦，皆所以養福也，調化之也，否則轉入益深，拔除益難。此為修行人必經之過程，往往一誤再誤，不可收拾，身病其小焉者耳。是以見道在因緣，養道賴福德，凡不肯認錯，不肯吃苦，不肯上當，不肯反省者，皆福薄人，非大器也。諸惡種性中，利心固難破，名心習氣更難破，此一點小面子，與生死大事，兩相比較，正如黃金萬鎰與糞土耳，彼樂取糞土而棄黃金，非福薄自賤者乎。自

救之法，在打破情見，辨別重輕，不怕上當，要忍得下。翻種子非是壞事，如洞有毒蛇，難得引出，出而不除，其禍更甚，懺悔是方便，歸空斯究竟矣。但切莫認此習氣亦為空而任之，再起便流浪而不空矣，又莫誤認此習氣為不過一時之幻作，終不礙於性體，誤解不污染之義，則佛立懺悔法，又作何用，此即文過飾非之流，罪同自殺。總之識得根本為第一，真見性人，自無此病，雖一時有病，不久即自化除矣。

18 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常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此數語，我人須時時刻刻內省，方名精進。而內省之法，先把一空字故在前面，因空即無得失，無得失即無計較，無計較則不罣礙，隨念隨轉，隨轉隨空，善念惡念，影過不留，非不見聞，但見聞而不染，非不相接，只相接而不著，如代人遞送物品，不是無事，而實無事，不是無關，而實無關，心無繫染，當體解脫。不起得失計較之因，安來問難惡心之果乎。眾人侍六祖若干年，豈不明根本而尚如是哉。則知明心為一事，明心後除習氣又為一事也。而除習氣之法，即常自內省，以般若起諸妙觀，督飭而掃蕩之，懂得轉法，使得空淨，然不明心地，決不懂轉法也。

此份分南頓北漸，為天下人點清眼目，明眼人一見便知。然不明者，仍以為同是一法，不過南宗是頓入，北宗是漸入，時間早晚問題，何必定要頓入，又何必硬分南北乎。此說甚似，而不知其非也，以斜正之分，在初不過毫釐之末，而果地有千里之差，故應如是，必如是，絕無半點人情，可以通融。照北宗修法，畢竟勞而無功，抑且誤人慧命。與其走錯路，勿如不走，但有因緣不同者，不走錯路，其心不死，白後回入正路，其心不堅，亦無可奈何也。亦只可任其因緣而轉，不能相強，古人一言一行，皆為天下後世法，不願一時方便，以貽後患。故南北二宗，根本不能並立，非可含糊者也。

## 護法品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sup>1</sup>

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sup>2</sup>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

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sup>3</sup>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

死，憑何出離。<sup>4</sup>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一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曰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

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sup>5</sup>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sup>6</sup>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



師恩，頂戴無已，並奉磨納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焉。

1 二師推讓。可見虛心謙退，然亦自信不如也。在六祖當仁固不必讓，而仍以疾辭者，因緣未契，去亦無用也。且二宗門下，正鬥爭堅固之時，若與上相契，徒增疑忌，不契則於正法有損，知機其神，此即神通也。

2 禪德謂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祖謂道由心悟，豈在坐也。二說相對，贊成禪德者，必十居八九，何也，以理由似較充足，無以難之也。今當分晰言之，蓋雙方立場不同，禪德為初學入手時，無辦法之辦法，六祖為入門時，直指究竟地之決定，一便於初學人，一利於直證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坐之一字，以言趺腿閉目守心拘身，此不過易散亂歸於安定，乃普通習靜之坐，非禪定之坐也。所言坐禪之坐，乃當下之意，直指之謂。坐有頓見之妙，禪者體用一如，無可言表之意境也。論體本寂，論用則圓，以本是無生滅，既究竟無證，心空法寂，是為清淨，無以名之，名之曰禪。故當下一止，頓悟此境者為坐禪，若

死守坐相，執取定相，以為此中必可得個消息，則能所心，得失心，成敗心，慕定心，厭亂心，制伏心，追求心，紛紜而起，如何能定。不獨坐不得穩，抑且難見清淨本相，是求解脫而被禪縛者也。然則禪定之法，果可廢乎？凡初學人，非將狂心息下，不能見本來而啟般若大慧，坐固未可廢也，惟正坐時，先當了解坐之本意，原屬暫時借用，用以攝心歸一，未可即為究竟，及至得定開慧，然後參悟本來，直証清淨本體，此名一相三昧，一相即屬無相，乃定中証得，經云圓照清淨覺相者是也。既証於體，於是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無一時不見，無一時或忘。先得道體，今啟道用，豈必坐時方見，不坐時即忘失退轉耶，此名一行三昧。彼初學人，執取坐法，不知變化，或已見實相，習氣深厚，誤以為所証非是，乃復死守禪定，冀其增長氣力，不知轉受法縛，難啟機用，至多成個知解宗徒而已。故此事如行軍制敵，入手決無定法，有時非逐步漸進不可，有時必臨機應變而成，坐禪心悟，兩不偏廢，至百尺竿頭直上時，不獨以坐為累，即悟亦多事矣，何也，以本來如是，一經決定，不勞再起法見，以自障也。然小見人安足以語此，彼執法見者，每分別於法，此宗勝，彼宗劣，忘卻平等本際之義，不知歸元不二，歸元後一切掃蕩淨盡，有何可取，

有何可戀。京中禪德但知死守成法，不了究竟，誤卻多少利根人，冤枉直無處可伸，即如現在學人，積習難反，向此一病，甚至公然以正論為魔說，能不受搖惑者，有幾人哉。

3 法無有比，無相待故。余嘗疑此言。蓋法即有比，無比又安得名法。法者，心所計也，心有所計，則自然分別比量，落於對待矣。後知性體空寂，無所不遍，故是現量，一切法雖係比量分別而有，然終不離此第一義諦，仍歸到現量，故曰法無有比，非法之無有比也，無有對也，以比而畢竟不可得，仍為無比無待耳。依文字而死執之，豈不成病。然非文字之誤我，乃我見之膠執也，讀經者不可不知。

4 云以智慧照破煩惱，一以字，其病狀已顯露，幾不復可救矣。生死者，心有所執取而不捨也，彼認煩惱為一事，智慧又是一事，用以照破，更是一事，三法相對，轉成迷惘，都從一以字上建立。彼不知三法不離一體，所謂煩惱智慧，與夫照見之用，向是心用，由菩提自性中所啟發，明亦是他，無明亦是他。二乘落於色空相對，大乘即色即空，轉亦多事，因了達其性不二，但轉名言而已。是以化煩惱為智慧，智慧變煩惱，雖有種種幻相，但菩提性體，曾無絲毫

變易，此了變易生死之法，最簡妙而究竟者也。大乘從本來上下手，以先證得實性，由內所發，永無退轉。二乘不堪直受，只可從事相上下手，以係外入，但能小得功效，難達究竟，何也，以一時之制伏，比較往昔未修時為勝，然終必退轉，仍當回向大乘，方得澈了耳。兩番手腳實屬費事，加以先入為主，自甘劣小，不敢承信，則又根器限之也。佛要人發大心，練活潑，正是預防後來之病，恐其自限也。發大心，由布施做起，將一切我見法執，亦盡布施。練活潑，由無住做起，心無所住，則法見不固，易得自在，入於大乘而不自覺。以能無可不可，擬曰如如，以不復退轉，名曰不遷，要知本來如是，非故作而如是。大乘人見得透，回復容易，二乘人膽小，所見未澈，不覺猶豫，及至回頭，悟入究竟，更無大小之分，利鈍之別矣。

5 第四條所論即是心要，為心地法門之最要者，切宜注意。

6 既云湛然常寂，又曰妙用恒沙，此二句寫盡如如之妙。京中禪德所言，非不是道，只苦不如耳，以偏守於法也。但彼豈不知體即有用乎，惟所見未澈，將煩惱智慧等，硬分為二，立有能所，則用不得妙，性相不如，難入清淨也。經六祖一開示，通體靈活。心要下之但字。即金剛經但應如所教住之但字，向一決

定言捨此無二法。莫再猶豫也。簡蒙指教。是真豁然大悟矣。簡誠不虛此行哉。

### 付囑品第十<sup>1</sup>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普光、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sup>2</sup>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三法盡除，更無去處。<sup>3</sup>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sup>4</sup>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

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



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sup>5</sup>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sup>6</sup>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

道性窒礙。<sup>7</sup>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sup>8</sup>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晦，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sup>9</sup>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sup>10</sup>師云：神會小師，卻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若吾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

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師作偈。偈曰：

11

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卻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sup>12</sup>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坐，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自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sup>13</sup>今為汝等說法，不付

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sup>14</sup>

師復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sup>15</sup>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

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皆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sup>16</sup>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sup>17</sup>

師說偈已，白：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



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sup>18</sup>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羗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sup>19</sup>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

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婆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蜜多尊者，第八佛駄難提尊者，第九伏駄蜜多尊者，第十脇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毗摩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

六羅睺羅多尊者，十七僧迦難提尊者，十八迦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拏羅尊者，二十三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十一道信大師，三十二弘忍大師，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sup>20</sup>又問此後無有難否，師曰：

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欲取吾首，聽吾偈曰：

頭上養親，口裏須殮。

遇滿之難，楊柳為官。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

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

道。偈曰：21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諾那·華藏精舍

姪性本是淨性因 除姪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 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 莫作。

。22

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有無益。<sup>23</sup>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sup>24</sup>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



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巖，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泊門人緇白，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

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  
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摩所傳信  
衣，<sup>25</sup>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並道具  
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  
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積生者。

1 此品首言法用，非為利他，兼以利己，凡能起用者，即是得體之證。大乘佛法，在大機大用，所以用於世法，無不圓通也。世間一切苦悶煩惱，不外人事往來相對。一曰硬碰，彼此相逆而不讓，即與自己，亦固執不退，故不能化除，此以退讓為解除；二曰塞窒，以各執一見，無通融餘地，兩皆窒礙，此以解化為用，如人叢中擠塞不開，勢難直行，般若妙用，在順之而曲，絕不與逆，則自然而通矣；三曰拘守，彼以我見堅固，拘守不變，執有定法，此以無

住為宗，我不拘守，彼自無力，彼之定法，自然為我所變矣，故隨機而應，所以化之也。般若者，化世法以出世也，苦惱為入世，出世則無苦矣。但無苦則無以轉樂，總以不離自性，故能如如。

2 傳法灌頂者，師資之教授法也，在其已証實相，能知自己之習性，而以衡他人之習性者，方可以為師。證實相為得根本智，通達他人習性，由妙觀起用為後得智，此即他心通也。凡能察見對方為何種根器者為慧眼，用何法以引度之者為法眼，總名漏盡智，天眼其次也。為人師者必具此二眼，方可傳授度人之法。六祖以諸人不同餘人，各堪為一方師，故以法教之，蓋必自己受用，始可以利他耳，否則彼此誤失宗旨，為害非淺矣。

3 佛為一大事因緣，非僅自了已也，蓋利他正以自利，所資以習練也，惟既欲度他，不得不用法，用法正所以破彼法見，歸於空寂。取對法者，對中之對也，以來者必抱有一見，如問如何是西來意，即其意中抱有此見而極堅固，今以庭前有柏樹憑空指之，先使其茫然，撇開此西來意，鬆其意境，由堅固而活潑，化除執見，入於圓觀，其機能契合者，則自會相應矣。倘復膠執於樹，則病不可為矣，不必徒勞口舌也。此是以對為破，以破為引，祖師之用心亦良苦矣。

來去相因者，言一則借用三科法門，而又盡掃除之也。更無去處一語，何等靈妙，可知諸法空相，仍歸到本來不可得之性田，此即宗旨也。開示之法，如救人須澈，斷無中道而廢，為德不卒也。授之以法，實不得已，總要謹防其死執成病，不問其能領受不領受，必盡我說以杜後弊，萬不可不示其究竟也。切莫輕其初學，視為高深而秘之，愛之適以誤之也，蓋開示與許可不同，許可原不應早，不應輕率，但於究竟處，不妨再三開示，使勿忘本來，此即教法也。

4 自性中有何對法乎，自性中本來空寂，畢竟無法可對，第業由幻心所建，仍當借幻法以對治之，一切起於空，一切仍歸於空耳。於空性中，暫起對法，隨境而立，過後成空，知此則用法時，方不被法縛而為妙用矣。

5 此段妙在解用則貫通一切，於法而離法，如醫家用藥，純乎有主，動用自如，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此四句，真盡般若之妙用矣。總之對人用法，切勿先有成見，於性空中，自得無量智慧，他心智實由此而起，否則失卻方便，即非師資。此法雖以度人，實能自度，度盡眾生方成佛者，了達一切眾生之習性也，亦即掃除自己之習性也，此見性後用功之法也，行者當時時體念此意，心行純熟，妙用斯具，且可悟入相對緣空之理，自無所取執，

而用不離體矣。

6 不立文字語言者，非廢之也，文字乃紙上之語言，語言乃口上之文字，凡有可思議而欲表揚之者，不賴文字，即藉語言，至不可思議處，非文字可表，非語言可到，則文字語言，又將何所施也。所謂言語道斷者，以心行處滅也，心有所行，即有法可以思議，然後語言不斷矣。今人禪習深厚，動輒好高務遠，特要表示禪宗之高妙，豈知高妙處，就在尋常，凡動靜語默，無一處不是語言文字。大聲隆隆，如雷灌耳，不會的終是茫然，五千退席者，佛亦無可如何耳。

7 道性二字，宜分晰解之，性則周遍法界，無一處不是性，即無一處不是道。此由性體中起諸道用，何等活潑圓融，若守於百物不思，以為空寂，不知守即有事，著於空寂者，著即不空，以用不流通，道即窒礙，此豈真如實相耶。

8 經云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即依此所說之妙用而行之也。又經云不生法相，即不離於無住之性體，妄立法見也，此即不失宗旨。

9 成中道義，此又方便說也。須知兩邊既捨，中道亦無可立也，中道亦相因而成，正幻法之一來去耳，此篇是破對方執法見，即除法病之總訣，以來者必先有一見，此見即是其病，前云開示悟入，此是開法，開其我見之門，而示以正

路。開示二字，有賴於師，悟入二字，全在自己矣。

10 愛根是生死之本，愛根即屬於癡，癡屬於無慧，無慧由於根本未明，明根本者，明無生義也。了達無生，即知人本來無生，安得有死，所言生死者，乃幻軀之幻生，幻滅幻來，幻去而已。知一切是幻而非幻之法性，本無生滅去來，則今日有此幻身時，不可執以為生，而他年幻身變滅時，又何必執以為死也。既無生死，我又安得而起憎愛也。數年山中修道，本修個毀譽不動，哀樂不生，今聞祖欲離世而皆涕泣，事為悲祖，意實愛己，仍未忘我，以拂我意而使我不安也。祖言若知我去處，即不合悲泣。此言若知法性本無生滅來去，即不當有此情見也。何也，以一切無有真耳。又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是否即可據以為見性耶，未可必也。蓋見性非外表可測，神會以眾人涕泣，故特以對治之，至真見性者，泣亦得，不泣亦得。泣者，動而不動也，不泣者，亦動而不動也。動而不動者，遇境不惑，足以轉化之也。未見性人，見境而動，動即無法轉化，或硬壓不動，是不動而動也，故非外表可定，若據此而定，則門下見性者，只神會一人，有此理乎。當知六祖為未斷愛根及後來人說法，故如此云云耳，不可不知。

11 偈意一切無有真者，言一切盡幻，無有真實，不可執取於真而成見。若立有真見，是見即又非真矣。當知汝自己本自有真，只要離假即是真，以幻去則真自顯也。倘自心不能離於假，又從何處得見汝之真耶。故有情者，即能了達動義，善為解釋。凡無情之物，即不能動，更不解動。今修不動行者，非如無情之不動，而覓真不動者，當從動上見不動，動為用，不動為體，用不離體，動亦仍歸於不動耳，以本不污染也，畢竟清淨也。不動是不動者。言不動原是不動之物，以原來無情無佛種也。能善分別相者。是言見性人用中動也，彼能於性體第一義中，無住無著，動而不動也，能作如是圓通無住之見，斯即真如妙用矣。報諸學道人，須努力以明道。意在大乘門中，莫執取於智，要知無智無得，方合真如不動之義，以取智亦生死也。故同參修道，心相印者，即可與共論，不相印者，諍又何益，合掌令歡喜可矣。因彼未必能會，徒增煩惱耳。此宗以畢竟空淨為旨，空則無事可諍，有諍即未空，失卻道意。且有諍則執，執則逆自性，枉立生死，殊無謂也。此一篇偈，言簡意淨，主意在止諍，祖亦明知末世多諍，反多自誤，且以誤人，故云於法見有不合處當正之，若機未契，切莫與逆，且悲憫之，勿與諍可也。

12 攝心依法而修。正自己大事，莫再管他人間事而自誤，斯真所以報六祖之恩矣。

13 六祖特意點明是名正法，可見正法像法末法，非盡關於時間，不必定指最初五百年為正法而今則為末法也。正法以心地為主，像法以名相為務，末法則並相亦廢棄之矣。佛法通三世，今之學佛者，至少已在一佛二佛所種諸善根，非指去惡向善而言。根即五根，非心地而何。下言信根淳熟，即是信心成就，堪任大事者，全是心地正法也。

14 東土緣熟，是機緣已到也。六祖而後，正法大盛，由華而成果矣。達摩初祖為華，下五位祖師是葉，華葉而後，必有其果，是暗切以後之正宗。上二句言因，第三句言緣，第四句言果，到此則衣鉢無所用矣。故天下無論何事，都有時節因緣，徒勞何益，況此驚天動地之大事乎。此意用於事上，足以幫助定力不少，蓋隨緣而施，但慎於因，莫計於果，轉一切定業者，只此空力耳，故曰無筋空力大無比也。

15 一相三昧者得其體也。一行三昧者起其用也。一相即是無相，一心即是無心，於一切處，常見空寂之體，自無憎愛取捨成壞諸法見，虛靈澹泊，此一相三昧



成就，已不變而可隨緣者也。一行者，一直如是不變易也，於一切處，不問動靜語默，行住坐臥時，常不離此空寂之體，雖起憎愛取捨成壞諸法見，為應一時故，終不執取於法，所謂直心純一，虛靈活潑，此一行三昧成就，能隨緣而畢竟不變者也。此二三昧不可分也，故曰其法無二，心即如是，一既本來清淨，一切亦即清淨矣，斯名為道，更何必執取淨觀，求空其心乎。此觀與空，稍稍著意，即有法見，枉立取捨，轉成法縛，是未證一相而未圓一行者也，於此反省，此即我未見實相之據，不曰明道，以體既不得，用亦不起也。彼苦行數十年，終不得究竟者，即是下手錯誤，不由一相三昧上證入，徒欲效法一行三昧之假自在，其顛倒悖逆可知，成就種智，不亦難乎。又祖云，具三昧者，真成淨土，今之修淨土者眾矣，是否由此證入，此即阿鞞拔致之境也，生西之資糧也，奈何可分家也，佛之旨，豈有二義哉。

16 此品全神貫注，最為精要。由第一品中，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一直貫通，真是細演直了之法，婆心苦口，慈悲之至矣。此四句可稱最後咐囑，為天下人決定宗旨，增長無數道力與模量，若此而再有疑者，真罪孽深重者矣。我人得聞勝法，遇此勝緣，不知幾生修到也。

17 四句偈為六祖普傳衣鉢之偈。四十三人中，無論何人，悟之者，即可承其法統，意為一切有情皆是佛種，遇緣即發，然必頓悟，心華開已，決定成佛，此全經之旨也。

18 此段十句。前四句說個本來清淨之體。中四句說非功用之功用，所謂道在心悟，不在坐也。末二句說悟後保任之法，妙在努力不著意，此事本重輕不得，呆板不得，悶苦不得，放鬆不得，非有大福量人，不足以當之也。

19 有道者得，無心者通。須知有道者，未必即得也，以有有道之心，有可得之念，法意宛立，未入無心之境，不得會通之耳。六祖此語，第一句所以順破眾人，有道之見，第二句所以逆破眾人有病之心。順破者順其見而解之也。意謂正法眼藏，非可付授，道若可傳，不名正法。有道者，須深明此義之人。由於自證，方可得之，非爾等所云之道也。逆破者，逆其意而開之也，彼既執取此見，即為有心，一相三昧之未成就，正由此病之所迷覆。意謂此義即不應問，問即失道意矣。爾只無心去，即通乎道。前此衣鉢之爭，門戶之見，其病在未空其心，而從上佛祖，傳至於今，無不合於心空一道，無心之妙，佛佛道同，遞代流傳，不容乖誤，亦無有越此法門者也。

20 此六祖特地表明正法祖位，世系流傳，即正名定法之意，為後世人定宗旨，正法眼，爭又何用哉。故曰遞代流傳，毋令乖誤。此是正附囑，豈為老人自己，正為我輩，如是慈恩，將何以報耶。各有稟承下，擬加道體同一四字，以補充其義。言雖各有稟承，而道則一也，恐取文字者，誤以為各有秘密矣。如子貢之於孔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焉。不知夫子言性與天道，已備具於文章中，獨子貢所不測耳。且性與天道，原非文章可表，然非文章，又將何以表之耶。

21 汝等諦聽下一段文字，義實未顯，茲解釋之。意謂後代迷人，都緣不識自性是佛，故爾暴棄，若識眾生即具佛性，豈但我能成佛，即一切萬惡眾生，皆可成佛無疑，若此不識，則永與佛道相背，萬劫不能見佛矣。吾今教汝等識自心即是佛性，欲求見佛，但問自己，識得自己心性實相，即是成佛，以與佛不二也，是下手第一方法，最為切要。近代迷人，都是自限，乃屬眾生自迷，非佛迷眾生也。自性若悟，雖身居眾生位，即已成佛。自性若迷，則此身本來是佛，枉入塵勞，而為眾生。故能入平等性智者，眾生而佛也。邪迷險惡者，佛而眾生也。以心若險曲，佛即隱於眾生中。念念平直，當下即成佛道，只苦不

熟，常易忘失，在未打成一片之時，似有往來進退耳，但終勿退失也。須知我心自是佛，此乃真佛，若汝自己不當作佛，又將從何處覓真佛耶。祖再切實告誡曰：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一切萬法，皆從自性建立，更不少缺。於是再留自性真佛偈，復言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正以後代眾生修持多年，不得見性者，都是此病，自己不敢承當，以為謙退，不知當仁不讓之義，若見他人有遵佛旨而努力或承當者，彼反以狂妄目之，此焦芽敗種，殺人慧命之徒，不足與論第一義諦，然受其害者，亦由自己夙世法障深重，曾亦誤人，故今生遇此惡因緣也，知此義者，其速懺悔哉。至於懺悔此等罪惡之法，只有自己發大心，發大願，見性後，決定承當勿疑，方屬有用，否則悠悠一世矣，哀哉。

22 頓教法門今已留。此言佛法永永無盡，得之者如獲無上至寶也，故四句偈頓可成佛，不在多也，倘復自棄，一生悠悠，豈不可惜。

23 但識自本心下一段，正教人練無住之妙用。能無住者，必不落於二見，入不二門，方臻平等，天下從此太平矣。最後又言如我在日，則在世不在世，正復不二，一知成佛當仗自力，二破生死之見，三明佛法永永無盡，靈山一會，固儼

然未散也。

24 此四句偈，至為精妙簡捷，熟讀之，可以隨處練功。上二句空善惡二見也。倘能蕩然無著，即無此二句，其妙用亦已盡之矣。惟第三句斷字不妥，恐人誤入於斷滅見也，以見聞萬無可斷之理。後世之修死定者，即誤解此義，至為危險。昔愚師曾改為見聞常寂寂則圓矣。嗣有人改斷字為而字，意亦可用，總為避免斷滅之病耳。茲擬改為兮字，改心為而字，索性全用虛字以合虛靈之意，且四句本是說心，極言心不可得，故去心字可也。行者讀至此處，亦不必著意可耳。豈但此也，即此拙著，即此壇經，乃至三藏十二部，亦如是無取無著可也，此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之旨也。

25 信衣者，取以為信，如官有印信也。衣係西域屈胸布也，前付方辯者，恐非此衣耳。

## 六祖大師事略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母先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誕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眾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

師不飲母乳，夜遇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眾，為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夫耆多羅律師，為說戒，西國蜜

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眾，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讖。次年春，師辭眾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



堂宇湫隘，不足容眾，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坐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花果

院，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峰巒奇秀，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額寶林，遂成梵宮，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寺殿前，有

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眾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歸堂，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埋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眾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真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

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卻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

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向存黃梅東禪。明嘉靖間，粵中宦者於彼請歸曹溪，今尚存。又唐王維右丞，為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為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師謚號碑云：師受信具，遯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

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眾入東山結庵。有居民馮茂，以山施師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宋太祖開國之初，主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宋太宗即位，留心禪門，詔新師塔七層，加諡大鑑真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宋仁宗天聖十

年，真列興迎師真身，及大內供養，加諡大鑑真空普覺禪師。宋神宗加諡大鑑真空普覺圓明禪師。本州復興梵刹。事蹟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肉身迄今猶存。以後宋又加諡廣照二字。元至正己卯，寺罹兵火，龍骨因失。

法嗣有西印度崛多三藏，韶陽法海、祇陀、廬陵志誠，廬擔山曉了，河北智隍，鍾陵法達，壽州智通，江西志徹，信州智常，廣州智道、印宗、吳頭陀、道英、智本，青原行思，南嶽懷讓、堅固、



梵行，溫州玄覺，司空山本淨，婺州玄策，曹溪令  
韜，西京慧忠、咸空，荷澤神會，撫州淨安，嵩山  
尋禪師，羅浮定真，制空山道進、善快，韶山緣  
素、宗一，秦望山善現，并州自在，硤山泰祥，光  
州法淨，清涼山辯才，清涼法真、玄楷、曇璀，韶  
州刺史韋瓊，義興孫菩薩等四十三人。

## 回機一念

回機者，一念之轉也。圭峰大師所謂向上向下轉，均一念回機也。達摩初祖云：一念回機，便同本得。此是見性無上妙訣。世人念念隨境遷流，造諸苦業，所謂流連忘返，若猛然覺悟，即是回機。回者，反觀也。本來眼下即是，反省即見，奈因平日執見堅固，機已呆鈍，於心於事，都成僵局，此自造作之苦耳。但既可造苦，亦可造樂，既能入

迷，亦可成覺，妙用即備於一念回機之中。況見性成佛，為何等廣大圓靈之事乎。固呆板不得，亦浮滑不得，心不空靈，應機不捷。茲就五燈會元、指月錄諸書中，撮取公案數十則，並附一言於後，名曰回機一念，用備同仁參究，藉以磨練。非可由此開悟也，以悟在行者自己，試參古人由何處下手，何處得機。若我身歷其境，又將如何排布。所謂舉其一隅，借其巧勁而已。凡喜參壇經者，其機益見靈敏，聊為見性者之一助耳。故附印於後。 民國

三十二年癸未五月十八日仁知居士王驤陸誌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所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抬空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

佛手中無珠，乃問何色。世人久為色相所迷，見摩尼珠，早已隨之而轉，豈知佛意不在珠。五方

天王，一念回機，悉自悟道。但是半悟，不是澈悟。如何是澈悟，今如世尊亦示隨色摩尼珠，問你珠作何色，你如何答法。

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個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

放身命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此時梵志，正合其機，佛故如是引之，非人人皆可如是也。否則佛雖慈悲苦口，彼仍惘然。若遇宗下大德，便不開口，逕呵之出門矣。從來宗下祖師極少開示，但無一處不是開示，無非引入心地，如云送茶來我接，送飯來我喫，何一處不指示佛法。若上堂開示，雖寥寥數語，已盡一藏經之精髓，是在聽者自己聆悟耳。至於直指一事，祖師往往不肯經啟，恐學人聞法太易，有誤苦參，以從外

入者，不是家珍也。惟有佛與大祖師能應機而施，使之當下信入。慈悲方法，各有不同耳。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

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各人有各人的因緣和見地。此三件物，莫作三件觀，是人人有分。帝釋先被此三件物矇住，所以惘然不見，問佛，佛亦不好說得也。要知佛法在極平常處，一落玄虛，即又遙遠。倘離境回觀，便得其機。



須菩提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耶？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舉手是表什麼？花又是表何物？宗下常說麻三斤，庭前柏樹子，都是不相干。後來人硬學那一套。實屬可笑。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

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嘆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義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且問中途而省，省個什麼，及見世尊謝罪，終未說明如何負墮，仁者還見麼。世尊云：汝當回心

向道。可見妙處只在一回。使神秀而悟此，第二次作偈，便入了門也。六祖亦只就其前偈一回心耳，省卻多少事。即如世間法，凡多事的，即是天下至愚笨的人。如無事生事，事上添事，又不能了事者，只緣有心，轉輾多事，你且放下。

期城太守楊銜之參達摩初祖，問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

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道自道，祖自祖，兩不相干。因不是祖的道也，惟具有道，方可度生，遂尊為祖。祖與佛不二，同一鼻孔出氣也。此偈乃極究竟處，只表心無所住之境，原為已悟的人說。未悟者，執取法相，轉輾迷遠，但不是祖害人，是人自誤。譬如刀劍，

不是童孩所弄，自喪其生，不能咎刀劍也。世有見此偈而疑者，必是執取善惡智愚迷悟等見，倘從四個亦不上會，斯是過量出度。凡百苦惱顛倒，都緣自量自度所縛，出世關鍵，唯此一點。

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何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曰：其力未充。

此是極微細疑處，妙在明知二字。因開悟是一事，習氣未淨，又是一事，人人有此通病，到此一

疑即退，不復再究，便是自誤。古德有云，貴子眼正，恐知之不明不正耳。學人於此，正是進力之時，最忌中途自棄。且道明知之後，還能再被生死所流轉麼。

四祖入牛頭山，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

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卻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

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向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



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

這個那個，不易識得，佛菩薩苦口婆心，只是要你識得這個，不是騙人裝門面的事，千七百章公案，盡在這一案中包括無餘。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為？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淨。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耶？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卻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即往參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即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只此一誤，不知誤了多少人。你看江西馬大師，尚不免此病，甚矣其難也。

南嶽禪師居般若開元寺，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

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如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

華無相，尙壞復何成。

前云北秀是禪，南能是宗，以執取於禪，故難歸宗。既直下歸宗，斯名頓法，禪定自在其中矣。馬祖自此不取坐相，卻又無時不在禪定中也。種子人人有，其奈不肯下種何。

排印至此，尚餘十頁，忽值防空緊張，市上又無此紙料，而經費不足，不能久待，遂乃截止，俟來日補印專冊，以供同好。且此事為一時方便，尙上一關，全沒交涉。何況狗尾之續，轉迷眼目，正

是仁知的罪過，讀者諒之。  
仁知居士又誌

諾那·華藏精舍

印功德主名錄：

- 一五 元：(王女玲) 迴向王女玲往生極樂世界。(一三 元：(台中分會) 功德箱)。
- 一 元：謝明琴、沈墨卿、沈高玉蘭、沈智威合捐。六 元：郭懿諗、陳家德、陳大足合捐。
- 五 元：吳景木、多路科技、(何家偉) 全家合捐、賴世洋、董陳紫蓉、迴向董陳紫蓉往生淨土、蓮品增上、(謝佩珍) 全家合捐。(三二六元：李中、李馮梅文合捐)。
- 三 元：許應松、劉紹輝、張榮妹、蔡陳再、黃春生、黃覺微、六祖壇經、粘見源、粘芳、粘瓊文、黃鴻時、粘景程、洪秀鳳、黃馨仙、黃馨賢合捐。
- 二七 元：(王偉文、劉玉華合捐) 迴向梁瑞心往生極樂。
- 二五 元：鄭幸男、陳秀玉、兄弟姐妹合捐、莊炭、王謀臣、迴向業障消除、離苦得樂、往生淨土、杜正雄。(一一二 元：無名氏)
- 二 元：(高陳繡環) 迴向業障消除、往生淨土、(鄭姚碧霞、潘天惠、劉邦達、張陳阿等) 張陳阿等、(王新地、王許玉霞合捐)、(王耀暉、王陳龍合捐)、(范崇愷) 全家合捐、(一五 元：黃亮文、謝榮宏、謝英宏、趙英惠、謝沛珊合捐)、姜達宇、周貞貞、姜大吉合捐、徐檣年。(一一 元：曾梅玉) 迴向曾國賢往生淨土、(陳淡彬、陳美智合捐)。
- 一 元：廖立煌、無名氏、歐陽美燕、黃王麗卿、鄭陳愛卿、伍瑞珍、(賴有全) 全家合捐、陳錫妹、張連英、全家合捐、沈業、鄭呂美、迴向鄭呂美、(洪魚) 全家合捐、戴洪豈妹、賴瑞英、楊孫文秀、王榮真、林軒秀、洪馬、迴向往生淨土、蓮品增上、趙華嚴、賴瑞英、邱月桃、(王亭云) 迴向業障消除、離苦得樂、往生淨土、李政雄、張錦鳳、鄭承富、卓水珍、鄭肇華、卓郁秀、張林清、鄭肇芬、鄭肇玲合捐、賴詩文、游桂春、張清海、葉美津合捐、黃添財、陳秀美、(曾淑春、曾林久子合捐)、(吳張愛治) 迴向吳張愛治、邱葉松妹、黃觀彥、迴向往生淨土、蓮品增上、姚素芳、呂秋潭、吳文傑。
- 九 元：張裕忠、林春志、張舜評、張舜鈞合捐。
- 六 元：朱歐彩雲、李政雄、陳清秀、吳文傑、李振海、李楊秋晚合捐、楊永強。
- 五 元：張玲玲、(魯秀英) 全家合捐、曾鴻銘、黃盟凱、林詠郁合捐、迴向消除業障、增福增慧、林鍾二妹、楊林淑、迴向楊林淑往生淨土、蓮品增上、曾陳銀、(王茂鍊) 迴向往生淨土、蓮品增上、黃宇棠、(李櫻美) 迴向業障消除、離苦得樂、往生淨土、(盛冠豪、盛韻竹合捐)、葉品好、迴向消除業障、增福增慧、(鍾勝榮、李春妹)、(李宜聰) 迴向身體健康、凡事心想事成、吉祥圓滿、(李翊禎) 迴向身體健康、凡事心想事成、吉祥圓滿、(鄒積禕) 迴向非人眾生、(李永富) 迴向身體健康、凡事心想事成、吉祥圓滿、(高瑩瑩) 高瑩瑩、(高榮駿、李玉美合捐)、范美霞、(張紅琳) 全家合捐、杜迺、陳金貴、吳秀洪、(蔡惠明) 迴向業障消除、往生淨土、蓮品增上、(林進源、林陳秀品、吳文卿、林逸民合捐) 迴向一切有情、(魯成福、彭秋安、彭魏滿妹、詹張錦、詹丁旺、周仲碩、雷春鳴、夏其家合捐、孫永賢、李家鈴、陳文隆、歐慧敏、曾筱雲合捐)、周仲碩、雷春鳴、彭金昱、彭東宣合捐)、(林律言、林冠言合捐)、(魯秀英、魏金榮、魯盡忠、魏銘全合捐)、(陳子午、練昭彤合捐)、(李明雄) 全家合捐、(葉美津) 全家合捐、(邱盡滿) 迴向小狗旺旺)、(蔡進成) 林陳秀品、林逸民、吳嘉興、林進源、(吳文卿合捐)、(李櫻美) 迴向李櫻美往生淨土、蓮品增上、(黃鳳英) 迴向李鳳英、(李昇哲、李柏震全家)、(陳勝、李鄭阿攀、郭芳睿、魯秀英、魏金榮、魯盡忠、魏銘全合捐)、(周麗香、曾定吉、邱順發) 全家合捐、(林彥融、魯秀英、陳錦錦、彭秋安、彭魏滿妹合捐)、(魯成福)
- 四 元：(李靜琳、練昭彤、蔣彩英) 全家合捐、(練昭彤、李次民) 合捐。(三五 元：(國香園) 客戶樂捐款)
- 三 元：黃宇棠、(練昭彤、李靜琳) 全眷屬合捐、(胡勝翔、謝秋麗)。(一五 元：石誌慶)。(一五 元：(國香園) 客戶捐的)
- 二 元：楊育茶、(莊重慶) 迴向莊重慶、(王亭云) 迴向王亭云往生淨土、蓮品增上、黃書芸、(陳坤明) 迴向業障消除、往生淨土、(陳圓明、林哲璋、張甄尹、顏秀娟合捐)、(張嫻蓮、楊婕榆、楊駿達合捐)、黃宗焜、(吳慧貞) 迴向本人婚姻美滿、(曾彭長妹)。(一五 元：林峰立)。(一五 元：紀淑華)。(一 元：王慧芳、陳木蘭、王俊仁、(陳慶龍、蘇恩銜) 合捐)、(王鴻麟、李佳樺、李峻璋) 全家合捐、(王俊明)。

上列功德金共計二二六、七一元 共助印  
 金剛乘弟子及十方大德功德金共計四三、九二九元  
 六祖法寶壇經述旨五、冊

結緣普贈 普陀圓覺宗弟子皆大成就 出世入世皆大圓滿  
 以此功德 上供下施 川流不息 行無緣慈  
 片滿虛空 普周法界 四聖六凡 圓融無礙

# 金剛贈經會入會申請書

一、每月會費分一百元、二百元以上隨喜參加。 二、各會員寄贈「華藏世界」。 三、贈送新出版佛書及各種結緣法寶等。	經書	○ 自取 ○ 寄奉	建議事項	地址	永久	現在	現職	學歷	姓名				
	師父	皈依											性別
	專長	興趣										籍貫	
											電話	經歷	
	每月會費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填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63號14樓 電話：(02) 2764-1117 · 2753-2621

郵撥帳號：19617235 戶名：台灣華藏精舍 傳真：(02) 2765-3313



## 發願迴向文

我是圓覺宗弟子○○佛，我今發願：敬以三世所修一切功德，及今日受法（共修）功德，供養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祈請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於深證法界本寂體中，不住涅槃，不捨大悲，憫念我等業深障重愚迷弟子，及諸六道有情苦海眾，速疾乘願再來。於十方刹，現無邊身，作我依怙。引導我等，永出輪迴，早登覺岸。

並以此功德，上供十方三世諸佛菩薩，祈願加持自己與金剛同學共一切有情，永無障難，當下明心見性，與上師身口意三密相應，一體無二，同證大圓滿覺。

我復發願：捨報之時，誓願追隨上師，往生淨土，乘願再來，廣度眾生，同證圓覺。

復願世界和平，災劫永息，台海兩岸精誠合作，永無戰爭。國泰民安，社會祥和。圓覺心法，廣揚久住。建立人間淨土，莊嚴華藏世界。

一切成就來自上師，生生世世永難忘懷！

一切成就用於度生，生生世世永不退轉！

大圓滿！大吉祥！唵 啊 吽 梭 哈！

## 一念蓮華 生命關懷



請為您及您最親愛的家人，爭取最圓滿的生命之旅。以持誦「阿彌陀佛」聖號，來追求人生究竟的圓滿。以「無量光、無量壽、甘露王」的聖德，做為生命依怙的力量。

身體強健的人，念持阿彌陀佛，以阿彌陀佛為生涯規劃的終極目標，學佛之悲智力願、言行思想，融之於生活中，開展我們無量光明的生命。

身受病苦的人，念持阿彌陀佛，依靠阿彌陀佛無盡慈悲的關懷與清涼甘露的灌注，可消業除障，令疾病速癒，健康長壽，身心安樂。

若是世壽已盡的人，則要勸他及替他持誦阿彌陀佛，為他做生命的終極關懷。此時必須掌握他臨終最後一念，讓他眼見佛像、耳聞佛號，導引他心中憶想阿彌陀佛，切願往生極樂世界。則此生苦難的生命才一結束，下一生安樂、清涼、無量壽命的生命，馬上在極樂世界的蓮花中出生，見佛、聞法，常與諸大菩薩相伴，念念修持，直到成佛；或是乘願再來，廣度眾生，一同往生淨土，獲得永恒安樂與不死的生命——此即「一念蓮華」的意義。

為了確切掌握臨終最後一念，平時要熟習念持「阿彌陀佛」聖號，發願往生極樂淨土。在臨終之際，一直到捨報後八小時期間，請盡量保持他的安祥寧靜，切勿做哭泣、搬動、淨身、更衣等障礙他往生的動作；並且要為他助念，令佛號持續不斷，一直到他捨報後八小時為止。請以歡喜心，在他生命最重要的這一刻，送他一路順風到淨土。

財團法人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  
免費贈送吉祥法寶、經書及助念專用的相關法  
寶.....等全部贈送。  
..... 歡迎索取 .....

諮詢專線：(02) 2753-2621 · (2763-3733 廿四小時接聽)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63號14樓

網址：<http://www.nona.org.tw>

<http://www.elotus.org.tw>

### 韋馱菩薩往昔修因文

大藏經中說總聖錄所載韋馱菩薩  
生於六月初三日常在娑婆世界擁護  
三洲轉大法輪一十八世為將軍身五  
十四世為宰相造亭接眾一百二十所  
開井一百三十口造僧袈裟及碧樹鉢  
八百萬設僧尼浴池砌大路四十八條  
造佛寺四十八所每世造旃檀香佛一  
千尊高丈六尺每尊佛前造金寶塔一  
座各高七尺每世造大藏經一百藏一  
十七世為真童身寶華琉璃佛會上成  
道號普眼菩薩釋迦佛會上名真童身  
菩薩手執金剛寶杵重八萬四千觔金  
剛不壞身發大誓願佛出世擁護佛  
法頭戴鳳翅兜鍪足穿烏雲皂履身  
披黃金鎖子甲若人願書一張乃至百  
千萬張無病延年菩提心不退功德無  
量矣

光緒七年 鼓山湧泉寺僧 重刊



韋馱將軍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六祖法寶壇經述旨 / 王襄駘 一第一版—  
臺北市：智敏慧華基金會，2001 [民90]  
面：15×21公分  
ISBN： [精裝]  
1.方等部

- 公元二〇〇一年歲次辛巳五月十五日 一版 五〇〇〇冊
- 公元二〇〇五年歲次乙酉三月十四日 二版 三〇〇〇冊
- 公元二〇〇六年歲次丙戌九月十一日 三版 三五〇〇冊



非賣品

# 六祖法寶壇經述旨

出版日期：公元二〇〇七年歲次丁亥四月四日四版五千冊

發行者：錢學敏、朱靜華

著作者：王襄駘

出版者：財團法人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

倡印者：諾那精舍·金剛贈經會

印贈者：智敏慧華金剛上師

發行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63號14樓

電話：(〇二)二七六四一一一七?二七五三一—二六二一

傳真：(〇二)二七六五—三三三三

網址：<http://www.nona.org.tw>

一念蓮華專屬網站：<http://www.elotus.org.tw>

電子信箱：[E-mail:hwatsang@ms39.hinet.net](mailto:E-mail:hwatsang@ms39.hinet.net)

郵撥帳號：一八九六八一八九 (一念蓮華臨終關懷贊助專戶)

戶名：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

(本書如有嚴重污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會)

非賣品